

欧美部分

連盟  
www.shuqu.net

# 红与黑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世界文學名著連環畫

25



连环画  
世界文学名著

世界文学名著

连环画丛书

(第四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斯丹达尔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叙述小城维立叶尔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索黑尔混迹于上流社会而又被这个社会毁灭的经历。

于连因精通拉丁文，被维立叶尔的市长聘为家庭教师。后来他与市长夫人偷偷相爱。事情败露后，被迫进了省城贝尚松的神学院。神学院院长看重于连的才华，把他介绍给巴黎一个很有势力的侯爵当私人秘书。于连以他独特的性格，冷静的头脑，认真的工作和惊人的记忆力很快赢得了侯爵的欢心。侯爵帮助他获得十字勋章，使他一跃成为骑士。侯爵的女儿长得极其美丽，但性格古怪，于连又和她发生了恋情。在卑劣的教士胁迫下，市长夫人给侯爵写了一封揭露于连的信，破坏了他和侯爵女儿的婚姻。于连盛怒之下，持枪刺杀市长夫人，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

本书对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社会生活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当时法国社会中贵族和僧侣的反动与专横，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卑劣。

# 红 与 黑



封面封底：一针见血

原 著：【法】斯丹达尔

翻 译：罗玉君

改 编：赵大昕

绘 画：高 燕 吴冠英

林 原 李 可

扫描制作：海不扬波



文字编辑 韩幼文  
美术编辑 黄云松





## 作者·作品介绍

斯丹达尔（1783—1842）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原名马里—昂利·贝尔。1783年出生于法国东部格勒诺布尔一个律师的家庭。父亲思想保守。母亲早亡。具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对他很有影响。1799年斯丹达尔从本城“中心学校”毕业后来到巴黎。翌年参加拿破仑军队。1801年辞去军职定居巴黎。从1806年开始重返军队，直到1814年拿破仑帝国倾覆。波旁王朝复辟。从此，他侨居意大利米兰。在那里，一方面积极支持烧炭党人的斗争，另一方面参加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21年斯丹达尔又回到了巴黎。从1830年起被任命为驻意大利西维达—维基雅的领事。1841年请假回巴黎，第二年3月28日因中风死去。终年六十岁。

斯丹达尔的创作活动是在侨居意大利米兰时开始的。1815年出版第一部作品《海顿、莫扎特、梅达斯特斯的生平》。1817年出版《意大利绘画史》，同年发表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本书起采用斯丹达尔的笔名。此后发表的有论文集《拉辛与莎士比亚》、政论小说《阿芒斯》、长篇小说《红与黑》、《巴马修道院》以及其它中短篇创作等等。法国从1855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他

的全集，达72卷之多。

《红与黑》问世于1830年，是斯丹达尔的代表作，也是欧洲文学中最早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它以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为背景，以主人公于连的遭遇为线索，鲜明地勾勒出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巨幅画面，生动地表达了反复辟的深刻主题。作品不仅形象地揭露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也有力地揭示了封建贵族、教会僧侣的反动本质和奢侈腐朽的生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表明了法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红与黑》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对于连形象的塑造。于连·索黑尔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他的个人奋斗是在对社会的反抗与妥协相交替中进行的。这种既有反抗性又有妥协性的矛盾性格，是革命势力与复辟势力斗争时期的社会产物，是各种时代风气影响的结果。于连出身于小业主家庭，因体弱不能干活，经常受到父兄虐待。在社会上，又因这个低微的出身而受到歧视。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在他内心很早就埋下了反抗的种子，使他易于接受自由思想的影响，同时也造就了他的向上爬的欲求。起初他想走拿破仑的道路，后来他又决心穿上教会的黑袍。在充斥着伪善者、流氓骗子的贝尚松神学修道院学习期间，他的性格变得十分虚伪。他对天主教的“虔诚”，以及对爱情的“追求”，实际都是猎取名利的手段。在巴黎，他已变成了贵族、教会的走卒。直到被捕入狱他才清醒地认识到：不合理的社会决不会容忍一个平民跻身于上流社会的行列。于连的双重性格，概括了王政复辟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与妥协，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作者通过于连及其悲剧命运，反映了复辟时期对青年一代的腐蚀和摧残，也说明了小资产阶级中已再难产生大革命时期的英雄人物。





1. 维立叶尔是法国的一个美丽的小城市。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当地的贵族德·瑞那先生当上了这个城市的市长。





2. 德·瑞那先生是一位看上去很忙碌而又气势非凡的人物。但如果你跟他熟了，就会发现，这个人唯一的才能，就是当别人欠他债时，善于叫人家如期归还，而当他欠别人债时，则设法愈迟还愈好。





3. 这天，德·瑞那先生以外交家般的姿态对妻子说：“我决意把那个精通拉丁文的于连·索黑尔雇来当家庭教师，孩子们变得太淘气了。再说，哇列诺家的四轮马车又添了两匹骏马，神气极了，可哇列诺毕竟还没有聘请家庭教师啊！”





4. 第二天清晨，德·瑞那先生找到于连的木匠父亲老索黑尔，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老索黑尔又惊又喜，心想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六年前，老索黑尔利用市长先生急于修建花园住宅需要他的一块地皮，曾大大敲诈过一番。





5. 德·瑞那先生答应每年付给三百法郎工钱，后来又涨到了每月三十五法郎，还不包括膳食和衣服。“我儿子在别处也许可以弄得更好！”老索黑尔用狡黠的双眼盯着市长说道，“为了凑成双数，应该加到三十六法郎。”





6. 谈判结果，市长先生忍痛作了让步。老索黑尔找到于连，于连正专心致志地在看一本书，由于锯子升降的噪声，他没有听见父亲的叫喊。老索黑尔狠狠一拳把书打落到河水里，又狠狠一拳打在于连的脑袋上。





7. 于连两腮绯红，双目低垂，伤心地望着把他的书卷走了的河水。这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个儿不高，文弱，清秀，鼻子略呈鹰勾，眼睛又大又黑，平静时流露着沉思和热情，此刻却燃烧着仇恨的烈火。他深栗色的头发垂得很低，只看得见一点额头，



7. 于连两腮绯红，双目低垂，伤心地望着把他的书卷走了的河水。这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个儿不高，文弱，清秀，鼻子略呈鹰勾，眼睛又大又黑，平静时流露着沉思和热情，此刻却燃烧着仇恨的烈火。他深栗色的头发垂得很低，只看得见一点额头，发怒时样子显得很难看。于连自幼面容苍白得毫无血色，因此父亲总以为他是活不长的，即使活下来，也会成为家庭的一个累赘。他是全家嫌恶的对象，因此他也憎恨哥哥们和父亲。每当星期天玩耍时，他总是挨揍。尽管这一年来，他俊秀的面容得到了少女们的怜爱，大家仍当他是懦弱无能的。人们瞧不起于连，于连却很崇拜一个曾经参加过一七九六年意大利战役的退伍老外科军医。这位老军医为了让于连有时间读拉丁文和听他讲战斗故事，常常付给老索黑尔整天的工资。老军医临终时，把他的荣誉团勋章和退伍金的一半以及三、四十本书都遗赠给了于连。刚才被老索黑尔打落到河水里的《圣爱伦笔记》，便是其中的一本。





8. “我不愿意去当仆人。”于连听父亲说要叫他去市长家里当家庭教师，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他想逃走，到贝尚松去当兵，或者越境到瑞士去。可转念一想，这样一来，可以使他飞黄腾达的教士职业就丢了，前程就断送了。





9. 当于连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看见从意大利归来的龙骑兵头戴饰有黑色长绦的银盔，威风凛凛地经过时，他发狂地幻想将来自己也能进入军界，穿上红色的将军服。每次听老军医讲战斗故事时，他总是激动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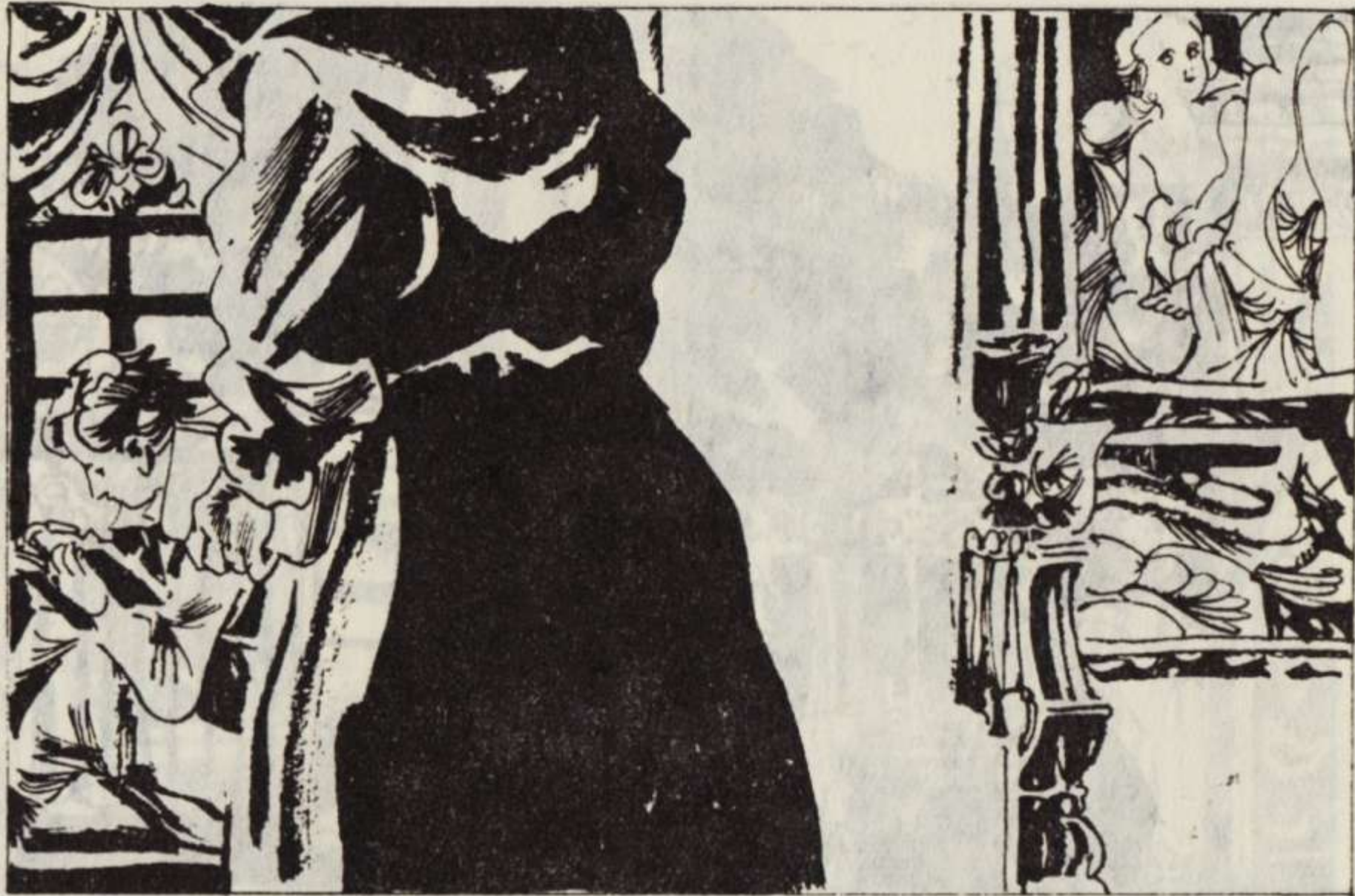
10.他甚至幻想自己能引起女人的注意：“天下有这么多美人，为什么自己便不能被一个美人所爱？拿破仑幼年在那么微贱的境况里，光辉灿烂的波牙列夫人便看中了他！为什么自己就不如拿破仑呢？”





11.可到了于连十四岁时,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成了法国的统治者。教士的势力之大,连地方官吏都感到害怕。维立叶尔造起了一座华丽的新教堂,尤其是教堂的那四根大理石柱,使得于连惊叹不止。





12. 于是，于连不再提拿破仑的名字了，而声称他打算穿上黑袍去当教士。从此，他整天捧着本堂神父西朗借给他的那本拉丁文《圣经》，很快便读得能够背诵。善良的西朗神父对他的进步大为赞赏，经常整夜整夜地教他学习神学。于连也竭力装得非常虔



12. 于是，于连不再提拿破仑的名字了，而声称他打算穿上黑袍去当教士。从此，他整天捧着本堂神父西朗借给他的那本拉丁文《圣经》，很快便读得能够背诵。善良的西朗神父对他的进步大为赞赏，经常整夜整夜地教他学习神学。于连也竭力装得非常虔诚。可是谁会想到，在他那如此苍白温柔的少女般的面孔后面，却隐藏着哪怕九死一生也要飞黄腾达的野心。许多年来，于连心中无时无刻不默念着拿破仑的名字，一想到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中尉，靠着一把长剑就成了世界的主宰者，他便从眼前的不幸中得到了安慰。

维立叶尔教堂的建立突然给了于连一个启示。在好几个星期里，一个想法在他的脑子里萦绕，几乎使他变成了疯子：“当拿破仑被民众称道的时候，正是法兰西害怕强邻侵略，所以军事上的胜利是必要的，而且是时髦的。可如今不同了。那些四十岁左右的主教，能拿到十万法郎的薪俸，等于拿破仑手下最卓越的将军们收入的三倍！……这样看来，我应该做主教了。”





13.正是这种野心，使于连决定不下是否要逃走。他不能忍受和仆人一桌吃饭，可为了飞黄腾达，又可以忍受更大的屈辱。他这种矛盾性格是从《忏悔录》上学来的，这书和《拿破仑出征公报节略》以及《圣爱伦笔记》，是于连最珍贵的经典。





14. 于连漫无目的地走进教堂。窗外的日光，透过红色窗帘，变成使人头晕目眩的暗色光线。这庄严神秘的景象，使得于连颤栗起来。





15. 在祈祷桌旁的小凳上，于连发现了一张印有字迹的纸：“路易·约黑尔在贝尚松被处以死刑前之详情……”这纸是撕破了的，以下的文章，他看不清楚了。这纸的反面，有几个字还能看清，写着：“第一步”。





16. “多么不幸的人啊！他和我的姓的后两个字竟是一样的……”于连正要跨出教堂，蓦然发现圣水缸边有一滩鲜血。其实那只是溅在地上的圣水，被透过窗帘的日光映得血一般鲜红。于连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感到羞愧极了。





17. “难道我是一个懦夫吗？”于连责问自己。这意外的遭遇反而鼓起了他的勇气，挺直身子，快步朝德·瑞那先生的住宅走去。可当他望见那座华丽的花园住宅，相距大约二十步远的时候，不能克服的怯懦又攫住了他。





18. 德·瑞那夫人从客厅向花园的门走来，发现门口站着一个孩子，面容苍白，脸上还有泪痕。这孩子站在门口，显然不敢伸手按门铃。她不由得动了怜悯之心，温柔地问道：“孩子，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19. 于连转过头来，一下子被德·瑞那夫人温柔的眼睛吸引住了。但很快他便更惊讶于她的美丽，甚至忘记了自己来这儿的目的。

德·瑞那夫人把刚才的问话重说了一遍。



19. 于连转过头来，一下子被德·瑞那夫人温柔的眼睛吸引住了。但很快他便更惊讶于她的美丽，甚至忘记了自己来这儿的目的。

德·瑞那夫人把刚才的问话重说了一遍。

于连这才如梦初醒似的，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夫人，我是来当家庭教师的。”

这下德·瑞那夫人也呆住了。两人互相打量着，挨得那么近，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

“先生，你真的懂拉丁文吗？”

……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先生”，并且这声音是这般温柔、亲切！于连喜出望外。在他童年的幻想里，那些美丽高雅的女人，没有一个肯屈尊来和他谈一说话的，除非他穿上一套漂亮的军服。德·瑞那夫人这时的心境也恍惚如在梦中。她呆呆地注视着于连，简直被他迷住了。在她原先的想象中，还以为这个命中注定将要和她美丽的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貌凶恶的教士。

她终于冷静下来，发窘地对于连说：“进去吧，先生。”





20. “先生，你不会打我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吧？”在通过花园走向客厅的路上，德·瑞那夫人还有些不放心地问道。这时她的脸和他的脸挨得很近。于连闻到了一股女人夏季衣衫醉人的香味，不由得面红耳赤。





21. 于连渐渐镇定下来。他觉得德·瑞那夫人仅是个二十几岁的少女，顿时起了大胆的念头，想去吻她的手。“不会的，夫人。我可以对天起誓！”于连一边说，一边拿起德·瑞那夫人的手，贴到自己的嘴唇上。





22. 这时，德·瑞那先生从工作室走了出来，摆出一副威严的模样，向于连交代了各种注意事项。他规定于连不得和家人及原先的朋友来往。他告诉于连，他已经吩咐这里所有的人都称于连为“先生”。





23. 一个多钟头以后，德·瑞那先生领着衣装焕然一新的于连回家来了。于连因为穿上了好衣服，变得神采飞扬，尽管他竭力想掩盖内心的快乐，却总象着了魔似的，举止失态。





24. “你觉得这新雇来的人怎样？”德·瑞那先生问道。这时于连已由仆人领着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出于一种本能的，实际上她自己也不甚明白的动机，德·瑞那夫人向丈夫隐瞒了真情：“我们看吧，不到一个月你也许就得打发他走。”





25. 于连被介绍给了孩子们。“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教你们读拉丁文……”于连开始向孩子们训话，他的神情那么庄重，那么非凡，使德·瑞那先生和夫人感到十分吃惊。





26. 于连拿出一本《圣经》，叫长子阿多儿夫随手翻开一页，任选一行念出起首的一个字，他便接着将全篇背诵出来了。他背诵得流利畅快，好象说法语一般轻松。





27. 德·瑞那先生搜索枯肠，念出一行贺拉斯的诗来考于连。其实于连的拉丁文程度，也仅仅限于能背诵圣经。可他却不动声色地答复说：“我准备做的神圣的教士职务，不允许我读这些无神派诗人的作品。”





28.接着,德·瑞那的幼子司达尼斯拉又考他。小司达尼的发音很不准确,可于连仍接下去熟练地背完了一整页。这情况,恰好被来拜访德·瑞那先生的,拥有两匹诺曼底骏马的哇列诺先生和本县县长莫洪先生碰上了。





29. 于连一下子在维立叶尔出名了。当天晚上, 德·瑞那先生的熟人们都听说了这件事, 纷纷来拜访。于连应对自如, 表现得极为出色。





30. 这下市长先生倒有些担心起来，生怕有人把于连抢走。他要求于连签订两年的聘约。“不，先生。”于连冷冷地答道，“你可以辞退我。但想用一纸聘约束缚我，而对你却没有任何约束，这是不公道的。我拒绝它。”





31. 于连挺善于周旋。所以他到市长家里还不到一个月，就连德·瑞那先生本人也很尊重他了。只是由于德·瑞那夫人的贴身女仆爱利沙对于连产生了爱慕之情，这引起了一个男仆的妒恨。





32. 孩子们敬爱于连，于连却丝毫不爱他们。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称职的家庭教师。这里每个人都喜欢他，因为自从他来到德·瑞那先生家以后，从前那种愁闷的空气，竟一扫而空！而



32. 孩子们敬爱于连，于连却丝毫不爱他们。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称职的家庭教师。这里每个人都喜欢他，因为自从他来到德·瑞那先生家以后，从前那种愁闷的空气，竟一扫而空！而在于连这方面，恰恰相反，他一天比一天更强烈地感受到对这个他已插身进来的上流社会的仇恨和恐惧。这不仅仅是因为就餐时主人总让他坐在餐桌的末端。常常，在豪华盛大的晚餐上，于连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勉强克制住自己，没有把这种仇恨的情绪暴露出来。可他仍然忍不住暗中咒骂道：“人人都赞颂正直诚实，然而这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呀！就拿哇列诺先生说吧，自从当了贫民寄养所所长，他私人的产业顿时增加了几倍！这是怎样公开的贪污，怎样卑鄙的荣耀呀！他赚钱竟至于赚到最悲惨的孤儿弃婴身上去了！啊，社会的蠹贼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唉，我自己不是一样吗，我也是个孤儿弃婴呀！父亲恨我，哥哥恨我，全家人都恨我……”





33. 于连对德·瑞那夫人的美丽，既钦慕又非常仇视。他下意识地觉得，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程上的第一道暗礁，会使他倾覆沉没。他努力节制自己不跟她谈话，想忘掉初次见面时那吻手的热情。





34. 而德·瑞那夫人对于连愈来愈关切起来。她从爱利沙那里了解到，于连竟连替换的内衣都很少，不得不频繁地让爱利沙拿出去洗浆。她听后感动极了，有意赠送他一些礼物，却又不敢。这种内心的矛盾使她非常痛苦。





16. “多么不幸的人啊！他和我的姓的后两个字竟是一样的……”于连正要跨出教堂，蓦然发现圣水缸边有一滩鲜血。其实那只是溅在地上的圣水，被透过窗帘的日光映得血一般鲜红。于连对自己内心的恐惧感到羞愧极了。



35. 德·瑞那夫人自幼在耶稣圣心会的女修道院中长大。幼年的教育，给了她很深影响，使她对那些反对耶稣会教士的人恨之入骨。由于她可以从笃信宗教的姑母那里继承一大笔财产，所以从小就成了众人阿谀奉承的对象。她生性热情，倾向于精神生活。她温和柔顺，又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维立叶尔的丈夫们都认为她是模范妻子。其实，她在内心深处，却很轻视那些粗鲁的男人。她十六岁时嫁给德·瑞那先生，过着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她丈夫关心的只是炫耀自己的贵族家世，在官场争权夺利，在交易所倒卖投机，对妻子却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和同情。她渐渐习以为常，甚至忘记了婚姻生活中应当还有感情的一方面，以为天下男人都和她丈夫一样，除了金钱、权势、勋章以外，对一切都麻木不仁。在她看来，夫妇之间，本来不过如此，根本不存在什么温柔的感情。她把爱虔诚地奉献给天主和寄托在孩子们身上。除此之外，她只希望能够独自一人在花园里缓缓散步，打发寂寞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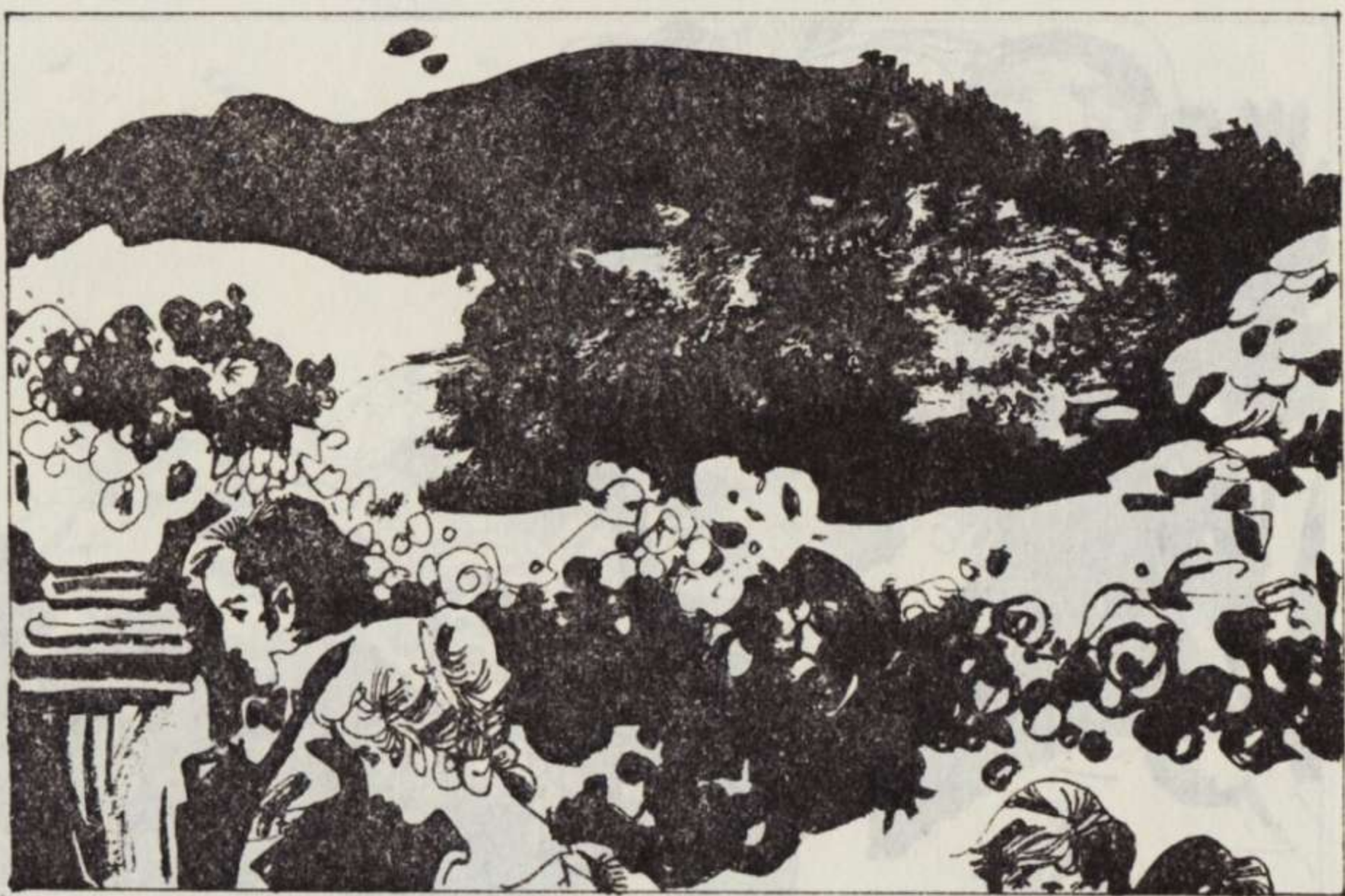
36. 这便是于连成功的机会了！于连贫穷的景况，完全扰乱了德·瑞那夫人内心幽静的世界。她觉得于连的心灵是那么高贵，有一种无限甜蜜的情绪和新奇迷人的光辉。





37. 她请求丈夫买些衣物送给于连。“什么！完全没有必要！……只有当他疏于职守，才需要送些东西去激发他的热忱。”德·瑞那先生这种吝啬的态度，反而使德·瑞那夫人和于连情感上更接近了。





38. 这天，于连偶然发现德·瑞那夫人眼里噙着泪水，便问：“啊！夫人，发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吗？”  
“没有，我的朋友。”她回答说，“请你把孩子们叫来，我们一同去散步吧。”



38.这天，于连偶然发现德·瑞那夫人眼里噙着泪水，便问：“啊！夫人，发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吗？”

“没有，我的朋友。”她回答说，“请你把孩子们叫来，我们一同去散步吧。”

她挽着他的胳膊，紧紧靠在他的身上，使于连很吃惊。这是第一次，她称呼他“我的朋友”。

散步临近终了时，于连注意到她突然满脸红晕。她放慢了脚步。

“……我的儿子们读书很有进步……因此我想请求你接受我一点小小的礼物……这只不过是几个金路易，你拿去买几件衬衫什么的。不过……”她说到这里，脸红得更厉害了。“用不着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丈夫。”说完，她垂下了头。

“夫人，我出身低微，可我绝不卑鄙。”于连眼里闪着愤怒的火花，傲慢地说，“假如我这么做，那就连一个仆人都不如啦！”

于连的这番话，使德·瑞那夫人脸色惨白，周身发抖。直到散步结束，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





39. 从此，德·瑞那夫人待于连更小心翼翼温柔顺从了。她借儿子的名义买了许多书，这些书都是于连喜爱的。于连暗想：“唉，这就是有钱人的行为！他们侮辱了人，又假惺惺地给些小恩小惠，以为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40.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爱利沙意外地继承了一笔不大的遗产，便去把她想要嫁给于连的计划告诉西朗神父。西朗神父对这门婚事十分赞同，立即兴致勃勃地来找于连。没想到被于连坚决地拒绝了。





41. 爱利沙痛苦万分, 又去找女主人诉说。德·瑞那夫人听说爱利沙被于连拒绝了, 一种幸福的感觉几乎使她丧失了理智。过了好一会儿, 她对她的侍女说: “我愿意向于连去说, 作一次最后的努力, 看他能不能回心转意?”





42.第二天午餐后,德·瑞那夫人怀着无限的愉快和柔情去和于连谈话。她为她的情敌辩护了一个钟头以后,证明爱利沙已完全被于连拒绝。这时,她觉得自己就要被幸福的激流冲垮了。





43. “难道我爱着于连吗？”她不由得感到万分惊骇。德·瑞那夫人生性天真烂漫，心里毫无计算比较的成分。她那么聪慧，又那么简单，过去她总认为，爱情就象彩票一样，只是些虚幻的骗局。





44.晚餐的钟声响了,于连领着孩子们走进餐厅。当德·瑞那夫人听到于连说话的声音时,她的脸绯红起来。她掩饰地告诉丈夫,说她头痛得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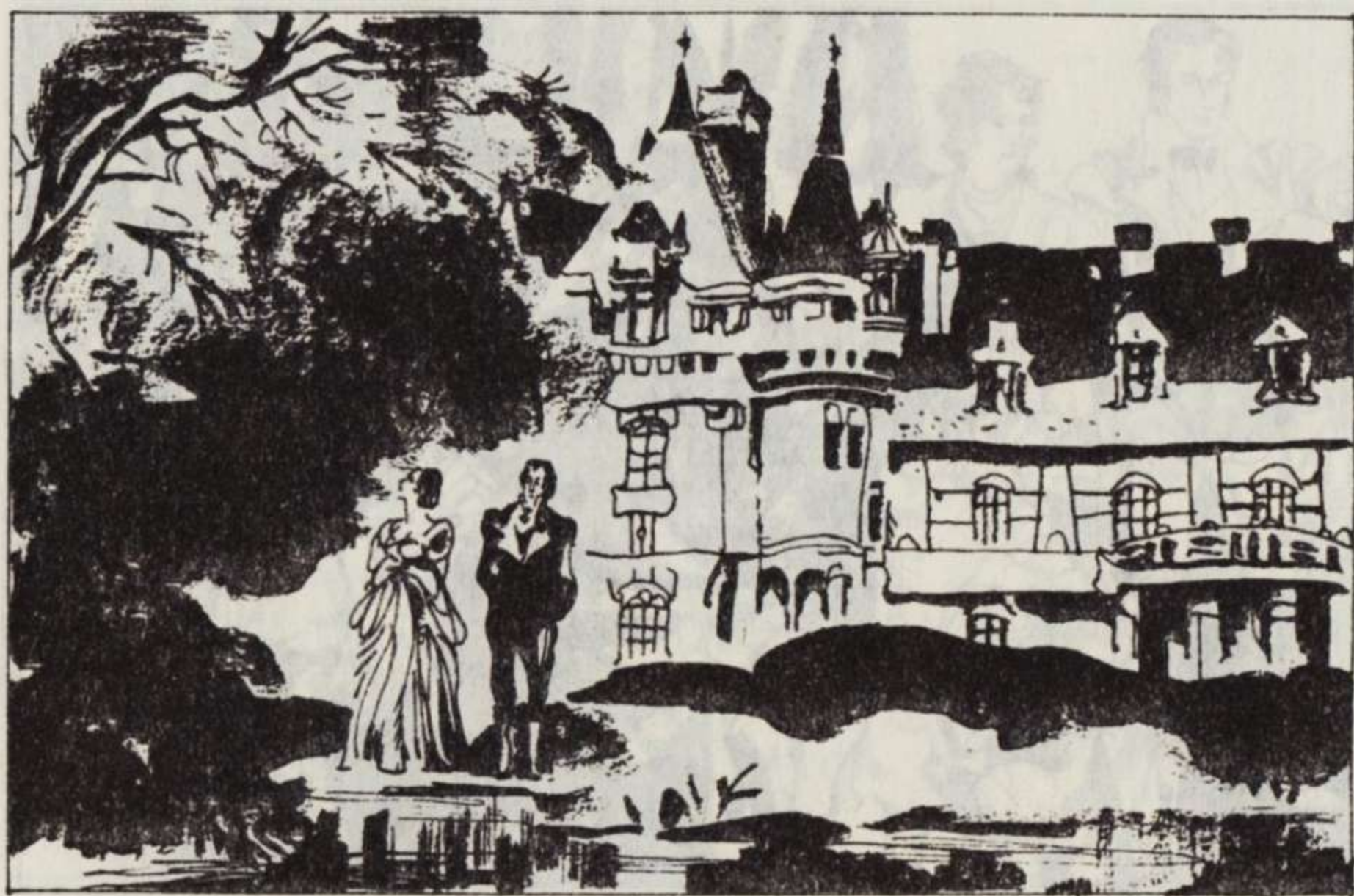
45. “这就是所谓女人。”德·瑞那先生粗鲁地笑着说，“在女人这个复杂的机器里，老是有毛病要修理的。”这类话本是平时听惯了的，可这时候，却使德·瑞那夫人分外憎恶。





46. 春天来了，德·瑞那先生一家移居到凡尼去住。这是一个由于嘉白丽的悲剧事件而扬名的乡村。德·瑞那先生醉心于模仿宫廷贵族们的生活习惯，在这里购置了一座古堡。





47. 德·瑞那夫人非常喜欢这古堡中的花园,觉得简直可以与巴黎王宫的推勒里花园媲美。她尤其赞赏那些绿荫如盖的胡桃树。德·瑞那先生却不以为然:“这可恶的胡桃树,每一棵就使我损失半亩田的收成。”





48. 德·瑞那夫人这次来到乡间，心境好极了。美丽的自然景物使她心荡神驰，唤起了她做人的勇气和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决心。而对于自己的丈夫，她觉得愈来愈难以忍受。





49. 到凡尼后的第三天, 德·瑞那先生因为公务回维立叶尔去了。德·瑞那夫人根据于连的意见, 立刻开始修筑一条沙石小路, 为了让孩子们早上散步时不被露水湿了鞋子。她每天都快乐地和于连在一块儿指导工人干活。





50. 德·瑞那先生从城里回来后大发雷霆，只是工程的费用全由妻子的私房支出，又使他稍稍得到些安慰。德·瑞那夫人对丈夫的突然回来，也感到异常惊奇，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她已经忘记他的存在了。





51. 德·瑞那夫人在这里生活得快乐极了。每天，或是伴着孩子们在花园散步，或是在草坪上赛跑，或是捉蝴蝶玩……于连还向她讲述蝴蝶奇异的生活习性，教她如何把这些可怜的昆虫做成标本。





52. 当她和于连在一起的时候，不再有那种无话可说的痛苦了。两人都感到谈话是最大的快乐，虽然他们说的都是些极天真、没有多少重大意义的琐事。





53. 爱利沙发现，女主人忽然注意起装饰来了，以前即使在狂欢节维立叶尔有盛大跳舞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精心打扮过。德·瑞那夫人天生丽姿，加上这么一打扮，自然是仪态万方。





54. 为了购买夏季时装，德·瑞那夫人回了一趟维立叶尔。当她回到凡尼来的时候，把她的表姐德薇夫人也带来了。从前在圣心会女修道院，她们就在一起。自从她结婚以来，德薇夫人渐渐成了她最要好的朋友。





55. 德薇夫人很快成了于连的好朋友。于连这时候真得意极了，他觉得自己真是世上的幸运儿，有这么两位美丽的女友陪伴着，沉醉在大自然的美景里。他俨然成了德·瑞那家的帝王。





56. 夏天来了，他们晚上常到一棵极茂盛的菩提树下去乘凉。一天晚上，于连挥动的手臂无意中碰到了德·瑞那夫人搁在椅背上的手。那只手很快缩回去了。于连心想，他有“责任”使那只手被碰之后不再缩回去。





57. 第二天再见到德·瑞那夫人时，他望着她，仿佛她是个要与之搏斗的仇敌。德·瑞那夫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她想不起来自己什么地方错待了他，可他却一脸不快的神色。于连这时更坚定了他昨晚所下的决心。





58. 于连早早地结束了孩子们的功课，等待夜幕降临。这是一个没有星月的夜晚，天空中笼罩着大块的浓云，随着闷热的风飘移着。当他们终于坐在菩提树下，于连却因为一心要去实现他的企图，谈话变得十分没劲儿。





59. 于连这时候的心情痛苦极了，他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失去了信心。有一会儿，他甚至希望着忽然有紧要的事情使德·瑞那夫人不得不离开花园去料理……他极力压抑自己，折磨自己，结果反而使自己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太猛烈了，竟使他讲话



59. 于连这时候的心情痛苦极了，他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失去了信心。有一会儿，他甚至希望着忽然有紧要的事情使德·瑞那夫人不得不离开花园去料理……他极力压抑自己，折磨自己，结果反而使自己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太猛烈了，竟使他讲话的声音完全喑哑了。过了会儿，德·瑞那夫人的声音也战栗起来，但是于连只顾着自我挣扎，并未发现这个变化。他的责任的观念，和他怯懦的心理激烈搏斗着，这种可怕的斗争太痛苦了，使得他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了。钟楼已响过九点三刻，他仍不敢有所动作。于连开始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愤怒，暗自想道：“等十点钟来到，我一定要履行我的计划。否则就让我的生命结束了吧！”于是，他焦急地等待着十点钟的到来，那过份紧张的激情，使他几乎失去了知觉。终于，从钟楼传来了十点的钟声。这命运之钟每敲一下，都仿佛敲在于连的心头，使他的身体下意识地颤动着。





60.十点钟敲最后一下了,于连的心狂跳起起来。他伸手去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但她的手立刻缩回去了,于连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本能地又去抓她的手。他在无限的感动里,却发觉她的手冷若冰霜,这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打击。他拚命地把这只手紧紧



60.十点钟敲最后一下了,于连的心狂跳起起来。他伸手去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但她的手立刻缩回去了,于连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本能地又去抓她的手。他在无限的感动里,却发觉她的手冷若冰霜,这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打击。他拼命地把这只手紧紧捏着。她再努力缩回这只手,但结果这只手仍在于连手中握着。

于连的心沉浸在幸福里。这并非他爱德·瑞那夫人,而是他觉得一个可怕的苦难已经结束了。为了使德薇夫人不至于怀疑,他重又开始谈话,声音宏亮有力。而德·瑞那夫人的声音却流露出情感的激动,充满着不安,因此德薇夫人以为她病了,提议回客厅里去。“……我握着这只手的时间太短暂了,还不能够证明我所获得的胜利。”于连这么想着,把德·瑞那夫人的手握得更紧了。

这时,德薇夫人再次提议回到客厅里去。德·瑞那夫人用一种半死不活的声调说道:“我真有点儿不舒服,但是园中新鲜的空气对我是有益的。”





61. 德·瑞那夫人把她的手搁在于连手里，完全听天由命了。有一次，她站起身来去扶一只被风吹倒的花瓶，坐下来时，便又主动把手送给于连握住。而于连对她这不假思索的举动却没有在意，继续高谈阔论着。





62. 这天夜半他们离开花园后，德·瑞那夫人失眠了。她浸溺在从未有过的，那么纯净的恋爱的幸福里，一点儿也没有自责和不安。而于连一回到房里，便沉沉睡去，怯懦和骄傲在他心里整整一天的搏斗，已使他疲惫不堪。





63. 第二天于连醒来的时候，已经几乎把德·瑞那夫人忘了。他只记得昨晚已尽了他的责任，一个英雄的责任。他锁上房门，读他的《拿破仑出征公报节略》，直到下楼去吃午餐时，才自言自语地说：“下一步，应该向这个女人说，我爱她了。”





64. 几天后,于连回了趟维立叶尔,把这番经历告诉了好朋友福格。福格住在维立叶尔附近一个山谷里,他要于连和他一起经营木材生意,于连没有同意。他又对于连说了许多自己在女人方面放纵的隐私和经验,于连听得脸红心跳。





65. 于连这次外出，使德·瑞那夫人更看清楚了自己对于连的情感。她害怕于连从此不回来了，整日显得病恹恹的样子。这天晚上，当于连终于回到凡尼来，他们重又坐在一起乘凉时，她竟主动地去握住了他的手。这给了于连大大的鼓励。





66. 有时，竟然在白天，乘着别人从这间屋子走到另外一间的  
时间，于连会突然吻德·瑞那夫人一下。她惊惶极了。这使她又  
想起了从前哇列诺先生同一类蠢笨的举动。





67. “这是一个聪明人对恋爱的羞怯!他还从来没有被爱过呢……这可能吗?”她暗自想到,“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块儿,将有怎样的遭遇呢?”想到这里,道德观念又回到她的心里。她安排妥当,时常留一个儿子在身旁。





68. 于连的胆子越来越大。几天后的一个半夜，他象一个鬼魂儿似的出现在德·瑞那夫人的卧室。任凭她又庄严又残酷地百般斥责，他一声不吭地跪在她的脚下，吻她的膝头，吻她的手，两眼充满了泪水。





69.当天边露出晨曦，于连从德·瑞那夫人房里出来的时候，用传奇小说的话说，他是一无所思，一无所欲了。……但即使是在最甜蜜的时光里，他几乎又做了他那种奇特的骄傲的牺牲者。他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惯于征服女人的有经验的男子。他时时



69. 当天边露出晨曦，于连从德·瑞那夫人房里出来的时候，用传奇小说的话说，他是一无所思，一无所欲了。……但即使是在最甜蜜的时光里，他几乎又做了他那种奇特的骄傲的牺牲者。他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惯于征服女人的有经验的男子。他时时在想着他的“责任”。他装出一副英雄气概，故意要等到天明才走。他好比一个美丽的少女，为了去赴舞会，竟涂脂抹粉，结果反而掩盖了天然迷人的姿容。

而在德·瑞那夫人那方面，甚至当她什么要求也不再拒绝他的时候，她真实的愤怒，使她用强力把于连推开很远，但顷刻间，她又自动投入他的怀抱里了。她的一切行为，显得那么自然，丝毫也没有固定的计划。她觉得自己真该诅咒，罪不容赦。她一瞬间心中起了死的恐怖，努力逃避着地狱里可怕的情景，因此对于连表示出加倍温柔而热烈的爱抚……直到于连已经离开了，她心里的欢乐仍没有丝毫减退。可同时，她又陷入了最残酷的痛苦中，她心中的矛盾和懊悔已经把她的心撕得粉碎。





70. “我的天！幸福，被爱，就是这样吗？”于连的心灵是在追求里生活惯了的，现在一旦到了无所追求的境地，便感到一阵空虚。他好象一个刚从阅兵场回来的士兵，仔细把自己的行为细节检查一遍，暗自问道：“我这个角色演得很好了吗？”





71.还没有人发觉这件事,只有德薇夫人猜着了。但她的种种明智的劝告却没有被德·瑞那夫人接受。她觉得自己完全成了多余的人,决定离开凡尼。她的离去使德·瑞那夫人有些悲伤,但更多的是欣喜。





72. 几天以后,于连放弃了企图扮演一个角色的意念,堕入疯狂的爱情里,每天晚上都去德·瑞那夫人的房里幽会。

“这样甜蜜的时光能继续长久吗?”一天黄昏,于连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又想起了象自己这样出身低微的青年谋取地位的艰难。



72. 几天以后，于连放弃了企图扮演一个角色的意念，堕入疯狂的爱情里，每天晚上都去德·瑞那夫人的房里幽会。

“这样甜蜜的时光能继续长久吗？”一天黄昏，于连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又想起了象自己这样出身低微的青年谋取地位的艰难。

“啊！”他感叹道，“拿破仑真是天主派来帮助法兰西青年的伟人！有谁能象他那样激励青年们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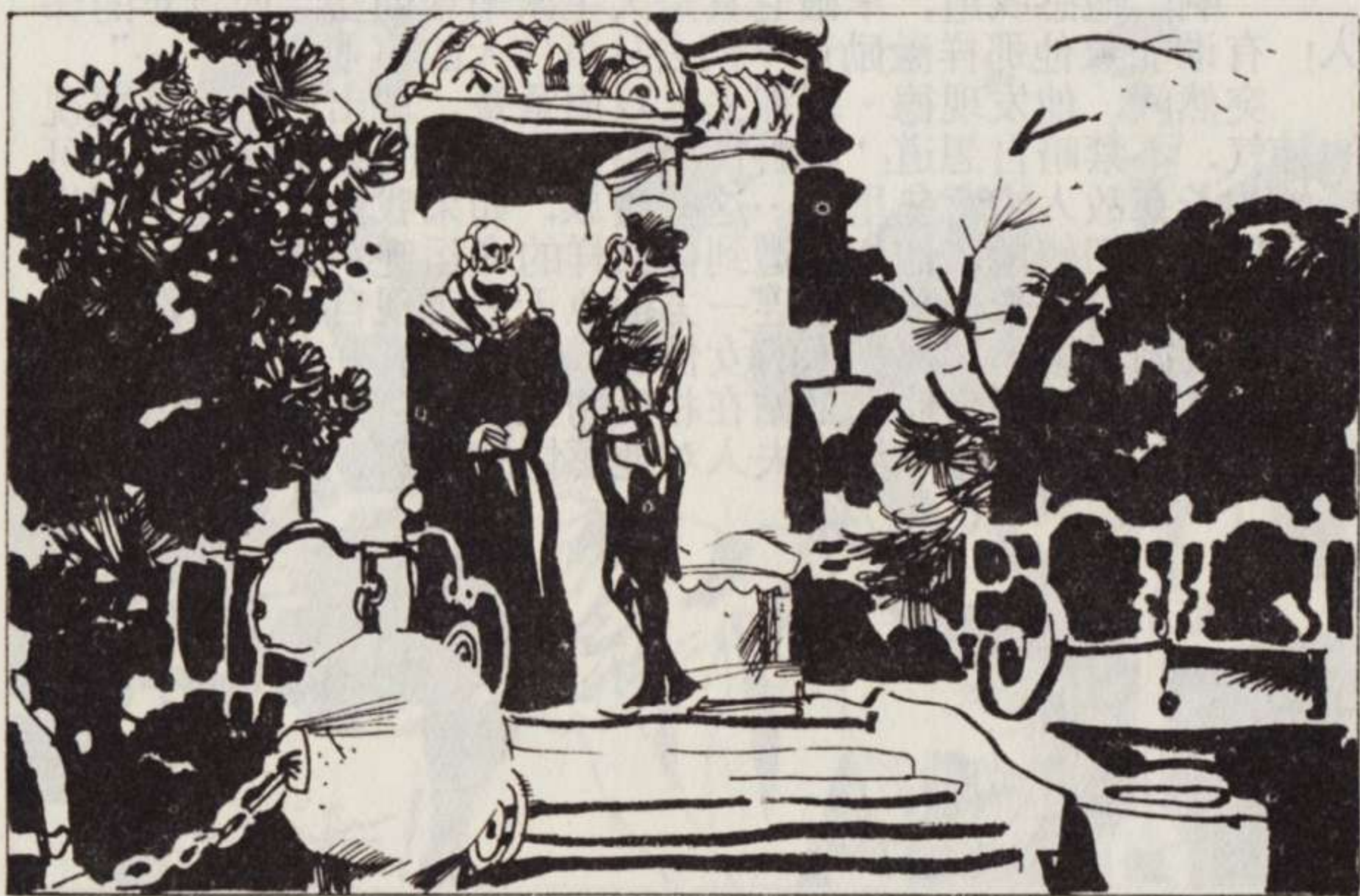
突然间，他发现德·瑞那夫人双眉紧蹙，现出一副冷淡蔑视的神气，不禁暗自想道：“她善良而温柔，对我的爱也很强烈，可惜她生长在敌人的营垒里……这些贵族，如果我们有可能用同样的武器与他们较量，他们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譬如说，我做了维立叶尔的市长……”于连一方面急于去实现自己的野心，一方面又沉湎于德·瑞那夫人的女性美。他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又不能对她说，因为他们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然而这种情形，使于连更加不怀疑德·瑞那夫人对他感情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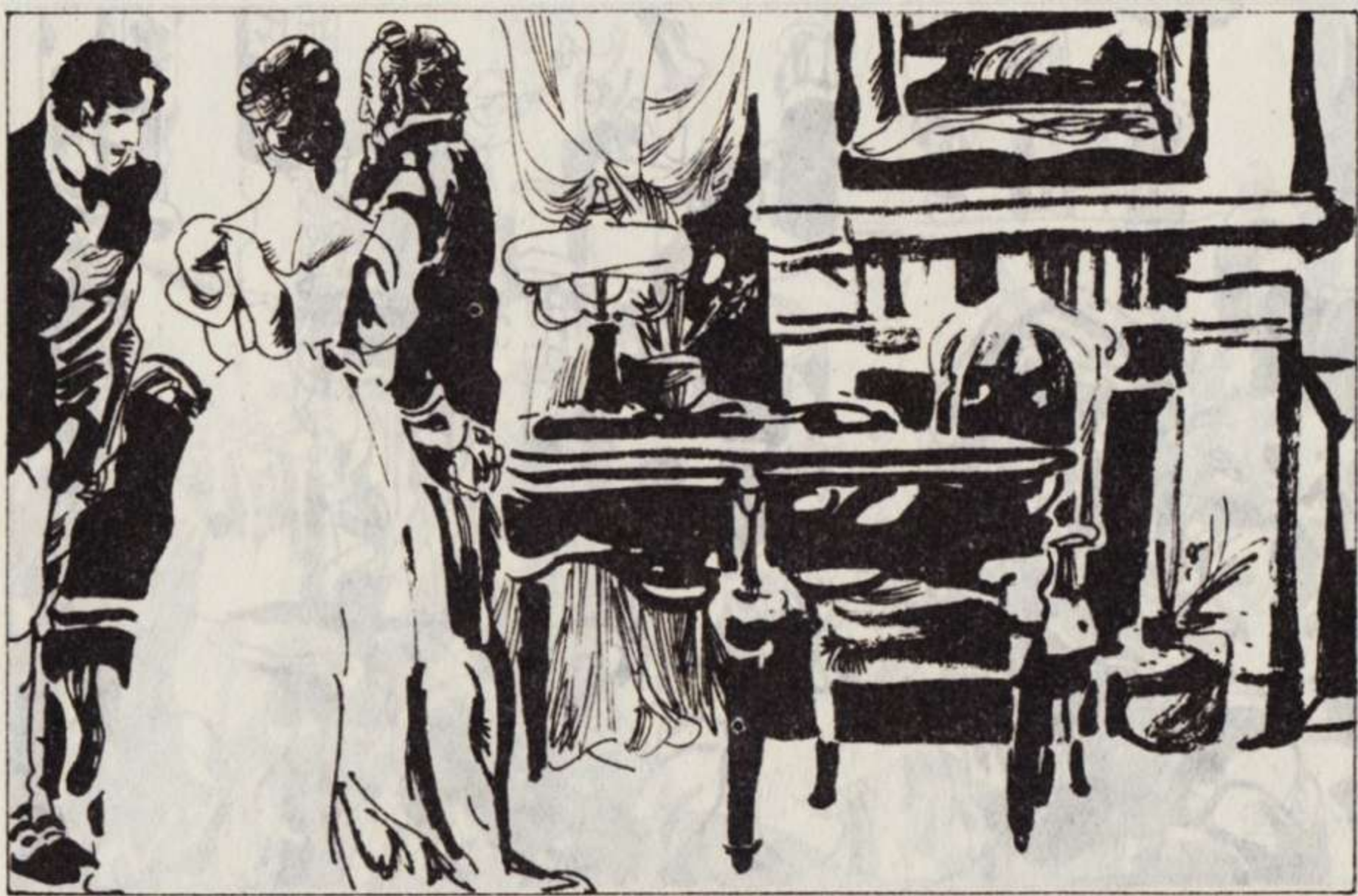
73. 一个机会突然出现了。这是一个星期二，德·瑞那先生接到命令，要他连夜赶回维立叶尔，组织仪仗队和圣职团，因为皇帝将于下星期日驾临维立叶尔，并要去郊外的布雷·列俄教堂去瞻仰著名的圣克里蒙遗骸。





74. 西朗神父当时已被免去本堂神父的职务，由马士农神父取代。但考虑到他是陪伴皇帝前来的大臣德·拉·木尔侯爵的老朋友，市长先生亲自写信邀请他参加瞻仰圣骸的典礼。西朗神父指定要于连以副执事的身份陪同他前往。





75. 德·瑞那夫人经过多方周旋,又使于连获准被任命为仪仗队队员,而城里有五、六个有钱有势的工业家的孩子都未能如愿。一个出身低微的青年被任命为仪仗队员,这在维立叶尔是史无前例的。于连一下子有了双重的光荣。





76. 德·瑞那夫人想在那一天让于连本人和全城居民都大吃一惊，就派人去省城贝尚松为于连赶制一套带银质肩章的天蓝色制服，置办兵器、帽子等。哇列诺先生也答应借一匹诺曼底骏马给于连，虽然于连是他最妒恨的人。





77. 星期天一大早，维立叶尔街道就被人流拥塞得好似潮水淹了一般。下午三点钟，皇帝终于驾临城外，各处钟声齐鸣，城里一门西班牙式的旧炮连连发射致贺。





78.仪仗队出动了。人们赞赏着那光彩夺目的制服，争相从里面认出一个自己的亲戚或朋友来。但不久，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第九排的第一位骑士身上。这是一位身材纤秀的英俊青年，骑在一匹诺曼底骏马上。





79.有人认出于连来了。一部分人发出愤怒的叫喊,另一部分人惊讶得瞠目结舌,也纷纷骚动起来。“对这个无耻的流氓,各位先生,应该让他当众出丑,因为他是在粪堆里长大的!”一个银行家的夫人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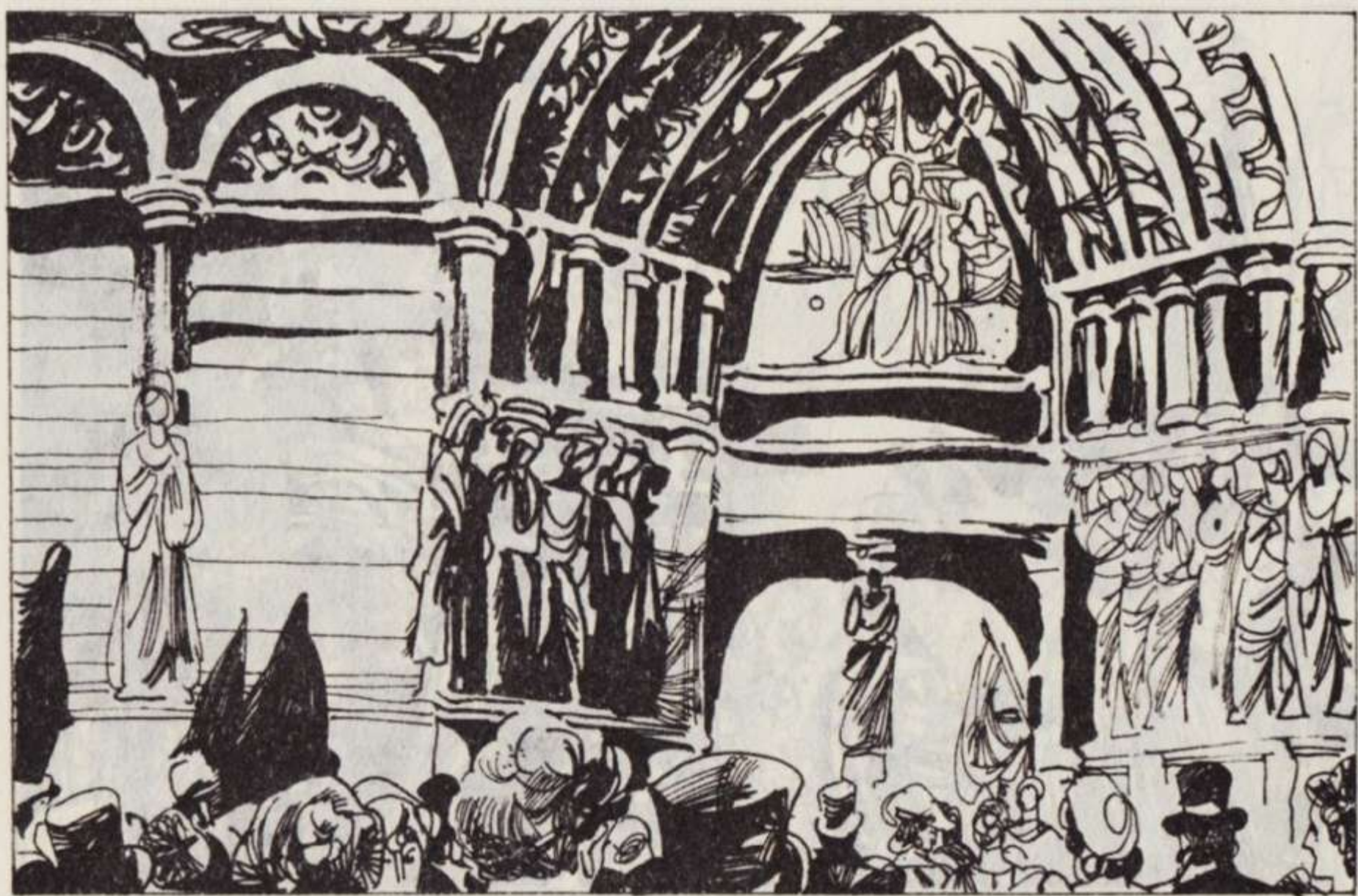
80. 于连从女人们眼里看出她们正议论着他，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这时，礼炮又一次轰鸣，他的马受了惊，于连凭自己的胆略，控制住了坐骑。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英雄，象拿破仑手下的传令兵，指挥一个炮队在进攻。





81. 这时候, 德·瑞那夫人比于连更感到幸福。她起初从市政厅的窗口望着他缓缓走过, 然后便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兜了一个圈子, 来到皇帝必经的大道上。仪仗队正好在她前面二十步的地方行进, 她又看见了于连。





82. 皇帝停驾在美丽的新教堂前,准备在这里进餐之后再前去瞻仰圣骸。这时于连便快马加鞭奔回德·瑞那先生的府第,恋恋不舍地脱下制服,换上他那套穿旧了的小黑衣,骑马匆匆赶到郊外的布雷·列俄教堂去。





83. 西朗神父正在等于连一起去参见年轻的安地主教。他是德·拉·木尔侯爵的侄儿，刚刚被任命为主教。这次他被推选来呈献圣骸给皇帝。可当他们来到主教住处时，管门的仆人竟不让他们进去。





84. 于连高傲的脾气被这无礼刺激起来，就闯将进去，逢门便敲，终于在一间密室里看到了一个青年男子，对着镜子用右手在作祝福的姿态。“原来安地主教竟这般年轻，至多比我大七、八岁……”于连心中暗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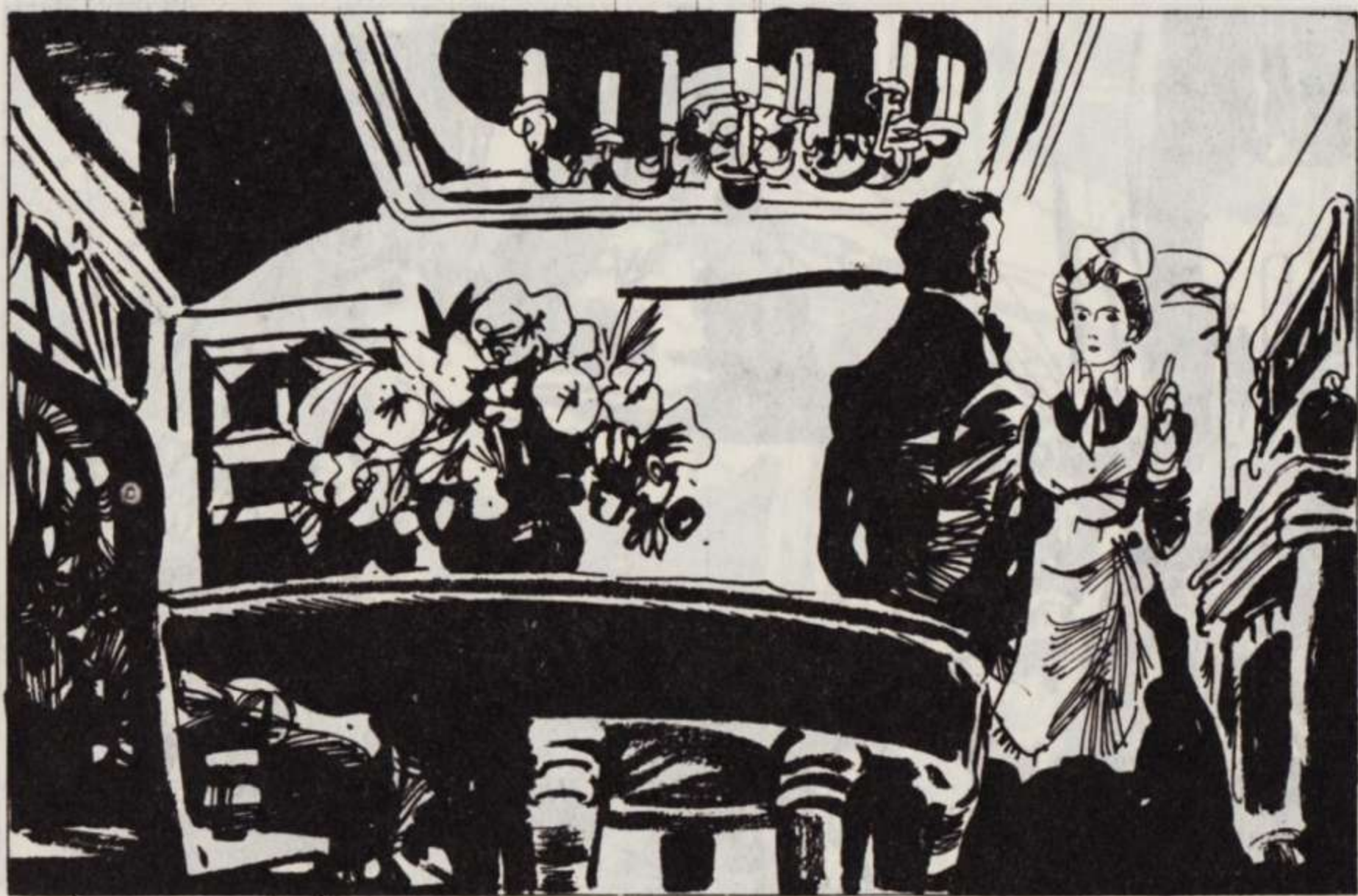
85. 在以后的种种仪式里,于连心不在焉。他这时已不再想到拿破仑和军队的光荣了,心里老是想着:“这么年轻,就当了主教!……这能赚好多钱吗?也许二、三十万法郎吧。”





86. 皇帝路过维立叶尔八天以后，人们仍在纷纷议论把于连任命为仪仗队员这件事。人们普遍认为德·瑞那夫人这种行为是伤风败俗的，并且得出结论，原因就在于连那美丽的眼睛和鲜艳的腮颊。





87. “于连先生丝毫没有费力就把她征服了。他对夫人，却仍是那副冷淡的老样子。”当哇列诺先生从爱利沙嘴里了解到事实的真相，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损害。六年来他使尽各种手段引诱这个全省最出色的女人，她却不为所动。





88.就在当天晚上,德·瑞那先生在凡尼收到城里寄来的一封长长的匿名信,详细披露了发生在他家里的事情。于连看见市长先生读这封浅蓝色的信时,脸色变得一阵一阵的苍白,并且时不时抬起恶意的眼睛来看他。





89. 德·瑞那先生彻夜未眠。他想着用种种方法去证实这件事，可又怕失面子，受到众人的嘲笑。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妻子将要继承姑母那一大笔遗产。经过反复周密的考虑，他决定跟妻子和解。





90. 德·瑞那夫人仍和于连秘密来往着，只是做得更加小心隐蔽。害怕危险降临的恐惧，反而使得她对于连更加眷恋了。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秋天过去、冬天来临时，市长先生一家离开凡尼回到维立叶尔。





91. 于连回到城里的第二天,西朗神父便派人把他叫去。西朗神父要求于连三天之内离开维立叶尔,到省城贝尚松的神学院去。他已把一切安排妥当。他嘱咐于连:一年内不要回维立叶尔来。





92. 于连赶紧跑去通知德·瑞那夫人。她那种冷静的态度使他十分惊异。很明显，她在用最大的努力，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她好象已经清楚地看到：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了！





93. “我的朋友，我们需要坚强。”她剪下一束头发，“我不知道我怎样继续生活下去……我的朋友，把你的手给我。这是最后的一刻了……”于连已经准备接受绝望的场面，这种简单的告别，使他大受感动。





94.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又幽会在一起。这夜晚,德·瑞那夫人呆呆地如同死尸一般,喃喃道:“这世上不会再有比我更悲惨的人了……我只希望快快死去……我的心变成冰块了……”要不就用沉默的眼泪或是颤栗的握手回答于连。





95. 于连沿着蜿蜒的山道走着，还能看见维立叶尔新教堂钟楼的尖顶，他频频回头望着。但很快，他就撇开了这一切，心中又充满了新的幻想，只想能快些到达省城贝尚松。





96. 终于,他远远地望见了一道黑色的围墙。那就是贝尚松的城墙。于连想到自己地位的卑贱。叹息道:“如果我是一个少尉,加入到保卫这座战略重镇的军队里,我的心情会是多么不同啊!”





97. 老远他就看见了神学院门上镀金的铁十字架。于连慢慢走近前去；两条腿有些发软。“啊，这就是要把我囚禁起来的人间地狱么！”他鼓起勇气去拉门铃。看门人长得极其丑陋，更加深了于连恐怖的印象。





98. 于连颤声说明他想拜会院长彼拉神父。看门人并不说话，做了个手势，叫于连跟他走。整座楼房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看门人把于连领到三楼一间低矮黑暗的屋子里，然后顾自走了。这房间的门上挂着一个墓地里常见的大十字架。





99.一刻钟后,看门人幽灵一般地又出现了,把于连领进一间更大更暗的屋子里。有一个身穿破烂黑袍的人正坐在桌前写着什么。他似乎面有愠色,并未注意到呆呆地立在房间中央的于连。





100. 这样过了十多分钟，这个穿黑袍的人才抬起眼睛注视着于连，说：“你是由西朗先生推荐给我的。西朗先生为人忠厚，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于连这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是神学院院长彼拉神父。





101.接着他们用拉丁语交谈起来。彼拉神父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了。于连也渐渐恢复了镇定。彼拉神父对于连在神学方面知识之渊博十分惊异，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问，于连觉得彼拉神父对他已是故作严厉了。





102. 彼拉神父对于连在神学院的生活作了种种严格的规定，然后把他安置在103号房间。他让于连独居一室，这是一种特殊待遇。“好一片迷人的景色！”于连在窗前坐下来，不久就沉沉睡去了。晚餐和晚祷的钟声，他都没有听见。





103. 第二天早晨，当初升的太阳把他照醒时，于连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早已过了起床的时间。“我的神父啊！我犯了罪，我愿认过。”于连主动忏悔说。他的这种机敏乖觉的态度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104. “在拿破仑的旗帜下，我会是一个军曹，在这些未来的神父中，我将是一个主教。”于连根据自己的原则，把三百二十一个同学统统视为仇敌。在他眼里，彼拉院长是神学院里最危险的人。





105. 过了几天，有人交给于连一张名单，要他选择忏悔神父。于连选了彼拉院长。他暗自想道：“唉，现在虚伪是我唯一的武器了！如果处在另一个时代，我的谋生之道肯定是向敌人展开旗帜鲜明的斗争。”





106. 在神学院，于连很快就显得鹤立鸡群了。他发现他的同学们虽然表面看来清高神圣，其实大部分都是些庸俗的人。他们一天到晚反复诵读拉丁语的词句，而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107. 于连学习很努力，迅速学会了一个神父应该掌握的那些东西。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最错误的东西，并且他丝毫不感兴趣。

他坠入在深深的忧郁里。他在神学院所看到的一切，太阴暗了。



107. 于连学习很努力，迅速学会了一个神父应该掌握的那些东西。不过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最错误的东西，并且他丝毫不感兴趣。

他坠入在深深的忧郁里。他在神学院所看到的一切，太阴暗了。人们的所作所为，总是企图歪曲真理。不管于连怎么表示谦卑，仍然不能使大家喜欢他，因为他太与众不同了。有时他甚至完全丧失了勇气，好似一条被遗弃在大海中的孤舟。他常常暗自想道：“即使我功成名就，那么也要终生与这帮平庸之辈打交道……这些庸俗的人也许会爬上权力宝座，但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人的意志是坚强的，可是他足以克服如此深刻的厌恶吗？在伟人们看来，一切都那么简单，即便是可怕的厄运也会变成美丽。可除了我自己以外，谁又能了解包围着我的一切是何等丑恶！”

这是于连一生中最严峻的时期了。他满可以加入贝尚松的城防部队，或者去当拉丁语教师，如果仅仅想维持生活，这并不难。可是那么一来，背弃了他的理想，便不会再有前程和事业。对于连来说，那无疑等于死亡。





108. 这期间，只有福格来看过他一次。当于连从福格那里听说德·瑞那夫人常来贝尚松忏悔的消息时，不由得有一种深深的惆怅。别离之后，他还没有收到过她的信呢。于连不知道她那些沾满了泪水的信全被彼拉神父扣押了。





109. 圣体瞻礼节到了。在神学院兼课的贝尚松大教堂司仪长卡斯神父要于连去帮忙。在布置教堂的工作中，于连十分卖力，博得卡斯神父的欢心。因此当仪式开始时，他把看守北面侧堂的重任交给了于连。





110. 于连在教堂里缓缓踱着步。这时瞻仰圣体的队伍尚在街头，教堂里很沉寂，只有两个美丽的贵妇人跪着在作忏悔。听到于连的脚步声，其中一个略略转过身来，忽然她轻轻惊叫一声，晕过去了。





111. 于连一眼认出，晕过去的正是德·瑞那夫人，跪在她身边的则是德薇夫人。德薇夫人也认出了于连，她怒气冲冲地说：“快走，先生，快走！你的行为太残酷了！请你立刻离开，如果你还有丝毫羞耻心的话！……”





112. 于连这时候显得那么软弱，只好离开了。恰在这时候，队伍已进入教堂，歌声在四周回荡。卡斯神父叫了于连好几声，想把他引见给大主教，可于连正半死不活地靠在一根柱子后面，没有听见，因此错过了机会。





113. 这件事发生以后，于连意想不到地被彼拉神父晋升为《圣经》课程的辅导教师。他发现由于自己地位的改变，旁人反而不怎么嫉恨他了。恰在这时，福格以于连父母的名义给神学院送来一只鹿和一头野猪，这更大大增加了同学们对于连的尊敬。





114. 考试的日子到了。于连又是第一名。这使那些由福力列代理主教委任的典试官们大伤脑筋。因为于连的监护人彼拉神父是代理主教的死对头，近年来彼拉神父在主教大人和德·拉·木尔侯爵之间土地诉讼案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深了这种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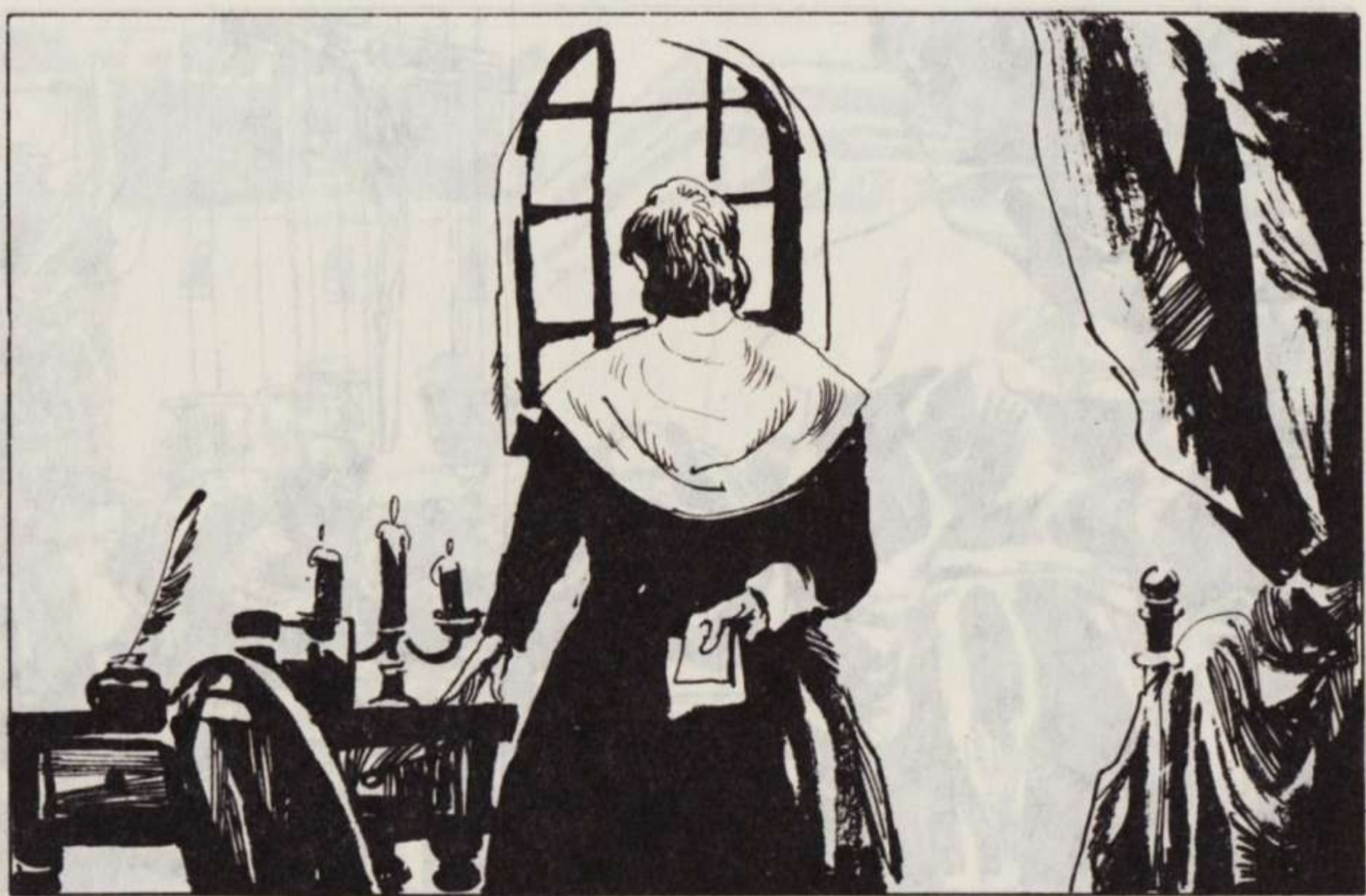
115. 于是，一位狡猾的典试官引诱于连背诵了贺拉斯的好几首颂歌。于连忘乎所以，居然充满激情地大加发挥。典试官突然脸色一变，猛烈指责他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些世俗作品，在自己头脑里装满了无用甚至是罪恶的思想。





116. “我太愚蠢，先生，您言之有理。”于连发现自己上了当。尽管这种做法不得人心，结果主教大人仍把于连的名字列于神学院学生考试总成绩的一百九十八名。





117. 这件事给了彼拉神父很深的刺激。他写信给德·拉·木尔侯爵请求帮助。一些天后，巴黎来了公函，彼拉神父已被任命为赫赫有名的N教区的本堂神父。那个教区离巴黎只有四里路。





118. 彼拉神父去巴黎后不久，由于他的推荐，德·拉·木尔侯爵决定聘请于连当秘书。于连收到一封要他去巴黎的信。不一会儿，他被请到主教府。主教大人一面背诵着贺拉斯，一面把这件事正式通知了他。





119. “好，我现在终于来到了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了！”于连暗自想道，“统治这里的，就是福力列主教的保护人。”于连到巴黎的第三天，他拜访了彼拉神父。彼拉神父把德·拉·木尔侯爵家里的种种情况告诉了他。





120. 彼拉神父带于连来到了侯爵府。当于连看到大门上黑色大理石上雕刻的“德·拉·木尔府”字样,心中起了强烈的感触。





121. 于连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是那么害怕过激党！仿佛每一段篱笆后面都有一位罗伯斯比尔和他驾来的囚车……可他们又总是替自己的房子做广告，好让暴徒闹事时容易找到它！”而当他一进入侯爵府，又变得惊慌失措了，感叹道：“多么壮丽的建筑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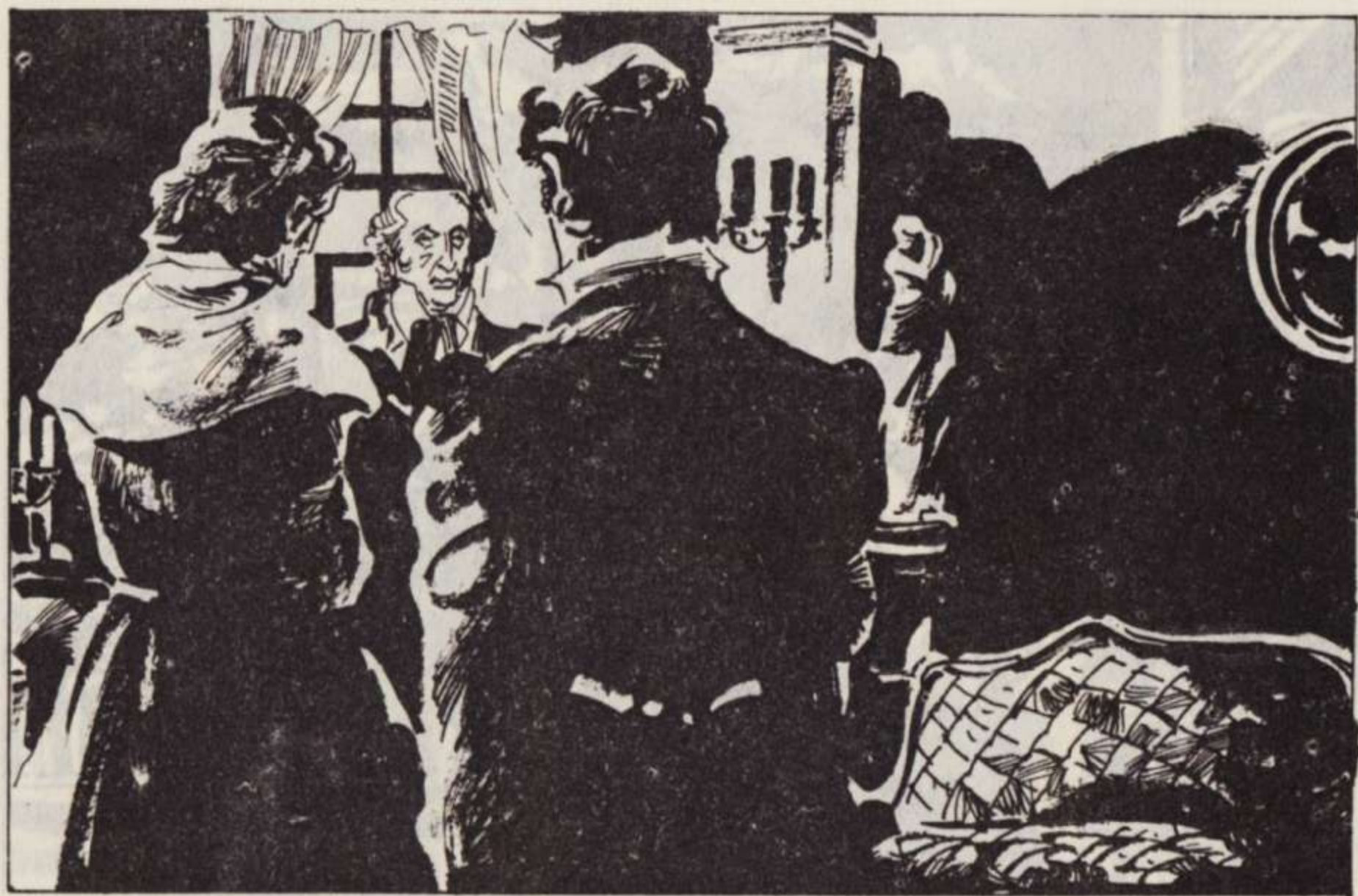
122. “理智点，冷静点。”于连的失态受到彼拉神父严厉的批评。他提醒于连，在这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保持“永远的冷静”，尤其是在仆人们面前，否则便会被瞧不起，受到嘲笑。于连咬着嘴唇，很快又恢复了他那种敢于轻视一切人的惯常态度。





123. 在第一层楼上，彼拉神父领着于连，穿过了许多客厅，向侯爵的办公室走去。这些客厅如此华丽，华丽到了使人郁闷的程度。于连迷惑地暗自想道：“住在这样富丽的地方的人，怎么会不快乐呢？”





124. 没想到侯爵的办公室却在一个角落里，阳光几乎不能射进来，因此很暗，陈设也极普通。彼拉神父把于连介绍给侯爵。这已经不是布赫·列俄教堂瞻仰圣骸仪式时那位态度傲慢的侯爵，于连几乎认不出来了。





125. 侯爵亲自上楼把于连安置在一间阁楼里。然后问于连在服装店里买了几件衬衣。“两件。”于连答道。“很好！再去买二十二件吧。拿去，这是你第一季度的薪金。”侯爵说话简洁，用的是命令式的口吻，但于连感到十分亲切。





126. 几分钟后，于连已独自一人坐在侯爵府上富丽堂皇的图书室里。他很快地完成了侯爵交给的抄写工作，然后欣喜若狂地翻起那些装订考究的书来。“在这儿，我可以读这一切书籍，我怎么会不快乐呢？”他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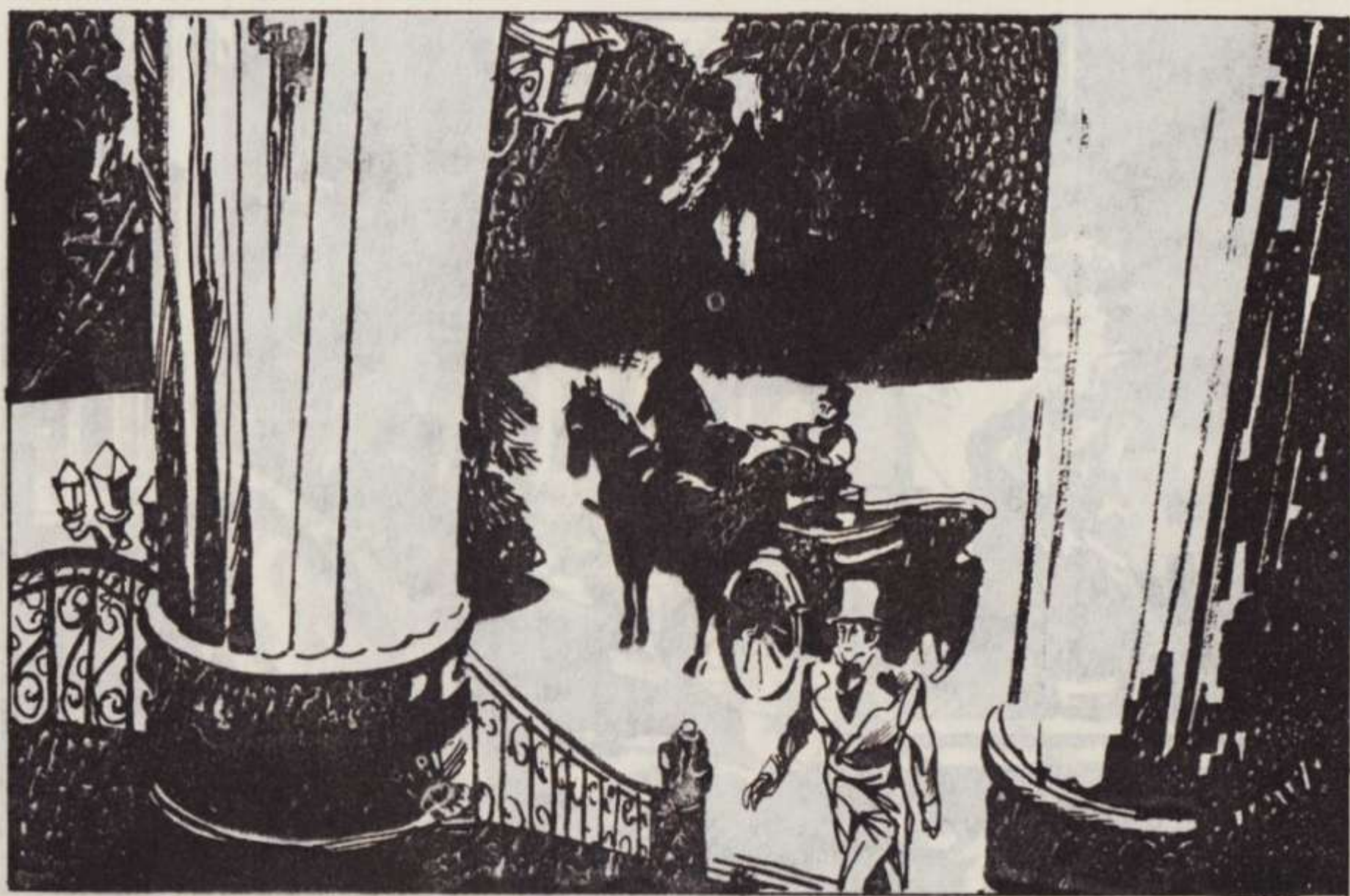
127. 一小时后，侯爵进图书室来，看了于连的手抄件，惊讶地发现cela竟多写了一个I，变成了cella。“你对字的拼法还不十分有把握吧？”侯爵问。“是的。”于连承认。侯爵虽然有些失望，但觉得于连挺诚实，是他所需要的那种可靠的人。





128.晚餐前，侯爵把于连带到客厅，介绍给身材高大、神情威严的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只瞟了于连一眼。于连对她的粗鲁无礼有些生气。于连在客人中看到了年轻的安地主教，这使他高兴极了。但安地主教似乎没有认出他来。





129. 于连感觉到，聚集在客厅里的这些人，似乎都显得有些拘束。在巴黎，人们总是轻声说话，绝不眉飞色舞地谈论一些琐事。六点半的时候，德·拉·木尔侯爵的儿子罗伯尔伯爵回来了。





130. 头一眼，于连就觉得罗伯尔很有魅力。他仔细打量罗伯尔，发现他穿的是长统靴，还带有马刺。“可是我只能穿普通鞋子，别人一看就知道我是个下等人。”于连的心情不由得有些黯然。





131. 晚餐席上，于连看到了侯爵的女儿玛特儿小姐。“德·瑞那夫人也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但那一双眼睛和这一双眼睛，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于连觉得玛特儿的眼睛有些象她的母亲，而他却不喜欢侯爵夫人。





132. 上第二道菜时，侯爵把于连介绍给客人们。一位客人搬出贺拉斯来考于连，这正中于连下怀。另一位客人是个院士，想用拉丁文难倒于连，更给了于连施展才华的机会。到晚餐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对于连刮目相看了。





133. 第二天大清早，于连正在图书室里抄写信件，玛特儿小姐从一扇被书架挡着的小门进来了。她常通过这条秘密通道到这儿偷阅一些被父亲列为“禁书”的书籍，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于连，这使她十分懊恼。





134. 而于连和罗伯尔却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常一块骑着马去郊外游玩，或是到广场上兜风。罗伯尔也很喜欢于连，常在妹妹和父亲面前夸奖他。可尽管如此，于连还是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里是完全孤立的。





135. 有一天上午，彼拉神父同于连在图书馆一起研究那桩侯爵和代理主教之间的土地诉讼案。于连向彼拉发起牢骚来，说他不和侯爵夫人一起吃晚餐了，而宁愿到那些便宜的小饭店去随便吃一点。





136. 一个轻微的声音，使他们两人同时转过头来。原来玛特儿小姐刚巧来找一本书，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她不由得对于连产生了一些好感，心想：“这个人倒不是生来就卑躬屈膝的。”





137.晚餐时，于连简直不敢朝玛特儿小姐看，但她却很和蔼地和他谈着话。这天晚上，客人很多，玛特儿出人意料地请求于连留下来陪她，而对其他许多向她大献殷勤的男人却显得十分冷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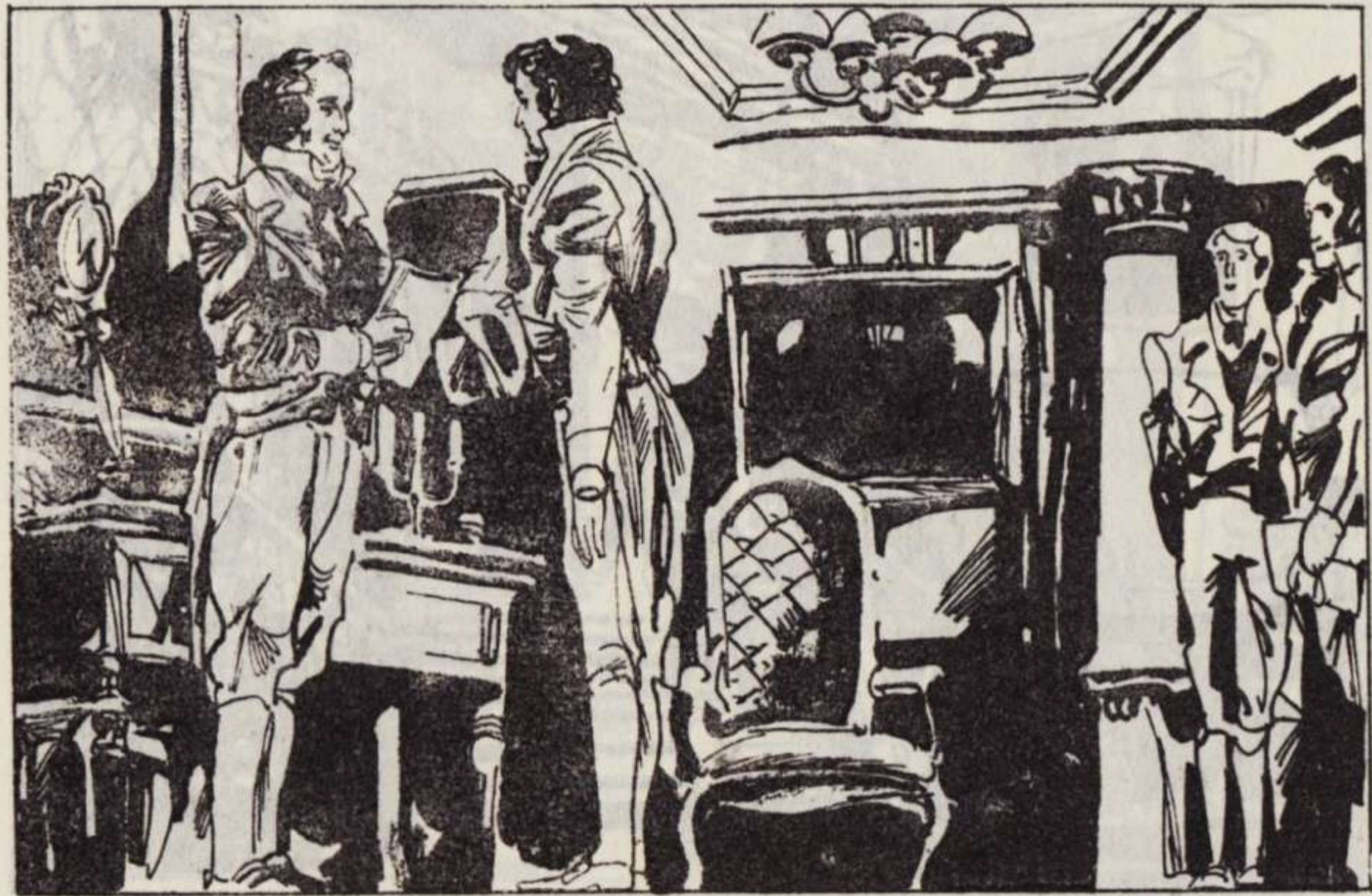
138. 光阴荏苒，在几个月的试用以后，德·拉·木尔侯爵派给于连一件新差事，要他负责兼管布列达尼和诺曼底两省的田产。于连频繁地来往于这两省之间。由于他的干练，侯爵对于连愈来愈信任。





139. 可是只要一停止工作，于连就陷入致人死命的厌倦里。这就是上流社会的所谓礼节造成的感情枯萎的结果。于连有一颗敏感的心，十分受不了这些矫揉造作，他常常想大哭一场，他觉得在巴黎，自己永远是一个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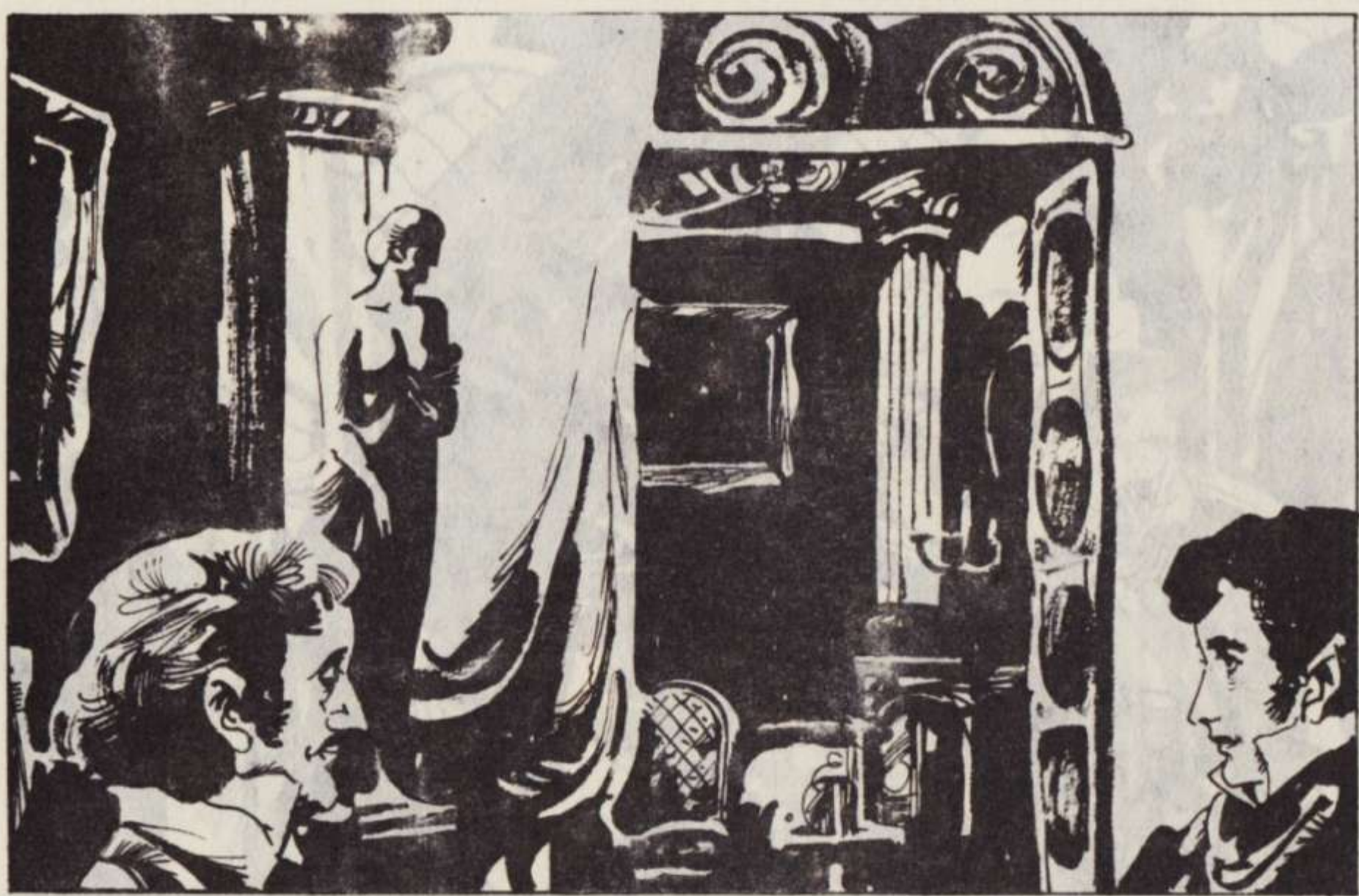
140. 又过了几个月，侯爵把于连派往伦敦，担任特别的和普通的邮差。于连在伦敦表现得出色极了，他那优雅的举止，在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中传为美谈。





141. 于连回到巴黎，侯爵奖给他一枚十字勋章，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务。虽然于连还不太明白其中的奥妙，但十字勋章使他的虚荣心得到一种满足。他觉得自己开始受到旁人的尊重了。





142. 随着十字勋章而来的是一次奇特的拜访。来访者是哇列诺男爵，他将要被任命为维立叶尔的市长，代替卸职的德·瑞那先生。他这次来巴黎，一是为感谢内阁封他为男爵，二是与于连言归于好。





143. 于连答应把这位新男爵引见给德·拉·木尔侯爵，但要求哇列诺把过去的职位给自己的父亲。侯爵十分赞赏地说：“好极了，我同意。你已经成熟了。”





144. 于连现在成了一个花花公子了，他对巴黎的生活艺术已经了如指掌。他对玛特儿小姐的态度非常冷淡，好象完全忘了过去那一段的接触：有一次，他从马上跌下来，玛特儿曾对他表示过那样的关切。





145. “他缺少的是潇洒的风度，而不是聪明。”玛特儿这样对父亲说。她觉得于连长高了，肤色也变得更苍白了，他的仪表和举止不再有外省人的气味，谈话充满了机智，神态也很优雅。





146. 玛特儿小姐那双美丽的眼睛里，时时流露着无聊和因享尽了快乐而产生的绝望。现在，这双眼睛停留在于连身上了。这天，玛特儿请于连和哥哥一起去参加雷兹公爵家的舞会，出于对罗伯尔的友谊，于连勉强答应了。





147. 豪华的舞会使于连惊叹。玛特儿堪称是舞会的皇后。于连听着周围贵族青年们对玛特儿的溢美之词，想道：“既然她在这批公子哥儿眼里是这般动人，倒值得我耗费点精神去研究一下。我将了解这些人的审美观点是怎样的！”





148. “先生，你整个冬季都在这里。今晚的舞会果真是最出色的吗？”玛特儿主动走过来和于连说话。“小姐，我不是一个正确的评判员。我是一个抄写为生的人，象这样豪华的舞会，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于连回答道。





149. 于连在舞会上结识了亚达米哈伯爵。他是那不勒斯一个最显赫家族的次子，自由党人，因为参预颠覆政府的活动被判处死刑，流亡在外。于连对伯爵说：“是的，丹东才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这话刚巧被玛特儿听到了，心想：“天啊！难道他是个丹东吗？”





150. 于连和亚达米哈伯爵一见如故。伯爵对于连说：“你还很年轻呀！我们两人的血液都是纯洁的。可我被视为一个嗜血成性的人，一个雅各宾分子而遭到轻蔑和憎恨。你呢，被看作那种混迹于上流社会的平民而受到歧视。”





151. 第二天，于连在图书室抄写信件时，心里仍想着和亚达米哈伯爵那番谈话。玛特儿来了，于连的态度十分冷淡。而当他接触到她那充满哀怨的目光，又不禁有些动情：“实际上，这件黑色的连衣裙更能显出她优美的身段。可她为什么要穿孝服呢？”





152.晚餐后,于连才从客人中那位懂拉丁文的院士那里知道,玛特儿是在为她的一位祖先戴孝——一五七四年的这天,漂亮的贵族青年波里法斯·德·拉·木尔因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格来芜广场被斩首,这位青年是当时的玛嘉锐特皇后的情人。





153. “最使玛特儿小姐感动的是，当时玛嘉锐特皇后躲在格来芜广场附近一所房子里，竟敢于派人向刽子手讨回情人的头颅，抱着它坐上马车，当夜亲手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下的教堂里。”院士又提醒于连：“玛特儿小姐的名字正是玛特儿——玛嘉锐特！”





154. 这以后不到一个月，一天，于连在爵府的花园内散步。他刚刚把玛特儿扶到客厅里，因为她声称与哥哥赛跑时扭伤了脚。“她几乎整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了！难道她真的对我有意思？”于连想。



154. 这以后不到一个月，一天，于连在爵府的花园内散步。他刚刚把玛特儿扶到客厅里，因为她声称与哥哥赛跑时扭伤了脚。“她几乎整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了！难道她真的对我有意思？”于连想。

玛特儿情绪不好的时候，有好几次试图摆出贵妇人的架子和于连讲话，于连便会猝然打断她：“德·拉·木尔小姐有什么命令要对她父亲的秘书下达？他有责任洗耳恭听并忠实执行。可他并不是聘来向小姐汇报他的思想的。”

“她要是爱我才有趣呢！”于连开始这样想道，“年轻的柯西乐侯爵那样温文尔雅，那样富有而高贵，他爱玛特儿爱得发疯……可却让我占了上风！是我在妄想吗？啊，她真是在追求我呢！每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的目光便热烈起来。”

在狐疑不决的时候，于连又常常想：“她是在嘲笑我，和她哥哥串通好了来愚弄我。”

他整天想着这件事，度日如年。工作的时候，思想也总是开小差。他苦思冥想，心里时时萦绕着一个念头：“她爱我吗？”





155. 这段时间，于连好几次发现玛特儿和她那个小团体在背地里议论他。这使他疑心极了，自卑心理又占了上风。恰好在这时，侯爵把他在朗格多克拥有的房地产交给于连管理，他便提出要去一趟朗格多克，侯爵答应了。





156. “她的这种目光也许是装模作样!”于连想,“可是她呼吸那样急促,表情那样不安!……”于连有意把这次旅行瞒着别人,但玛特儿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当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于连发现玛特儿显得伤心极了。





157. 于连向她告别时，她挽住于连的胳膊说：“今晚你会收到我一封信。”她说话的声音变了，简直听不出是她的声音。她接着说：“我父亲对你工作评价很高。明天你不应该走，找个借口吧。”说完，她扭头跑开了。





158. 一小时以后，仆人交给于连一封信。这简直是一篇爱情的宣言：“你的行期迫使我吐露心声……看不见你，让我怎么受得了……”“啊！我这个可怜的乡下人，终于得到了一位贵族小姐的爱情！我战胜了柯西乐侯爵！……”于连不禁狂喜地想道。





159. 于连找出几封诺曼底的来信，告诉侯爵说有些事务必须立刻处理，不能不推迟去朗格多克的行期。侯爵正巴不得他不走，近些时来，侯爵愈来愈感到自己离不开这个聪明而可靠的得力助手了。





160. 于连脸上浮现出魔鬼般的笑容，心想：“假如我早生二十年，我也会象他们一样穿着军服。那时，象我这样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在三十六岁上做了将军……而现在的现实是，我穿着这身黑衣混到四十岁，便可以得着十万法郎的年俸了……”





161. 玛特儿写那封信给于连，内心曾有过激烈的斗争。自从她懂事以来，骄傲就主宰着她的心灵。几个月之前，她对碰到一个不同凡响的人还不抱什么希望，可现在她第一次被一种热烈的感情征服了。她觉得她已经看到了幸福。





162. 第二天清早，于连刚进图书室，玛特儿就出现了。他把自己的复信交给了她。他在信中讽刺玛特儿企图玩弄他的单纯，还开了个玩笑，说他已经决定明天早晨出发。





163. 下午五点钟时，玛特儿又出现了，扔下一封信：“我今晚必须和你面谈。在午夜一点的钟声响时，到花园里来。搬过花工的大梯子，搭在我窗口下，爬到我卧室里来。有月光，不要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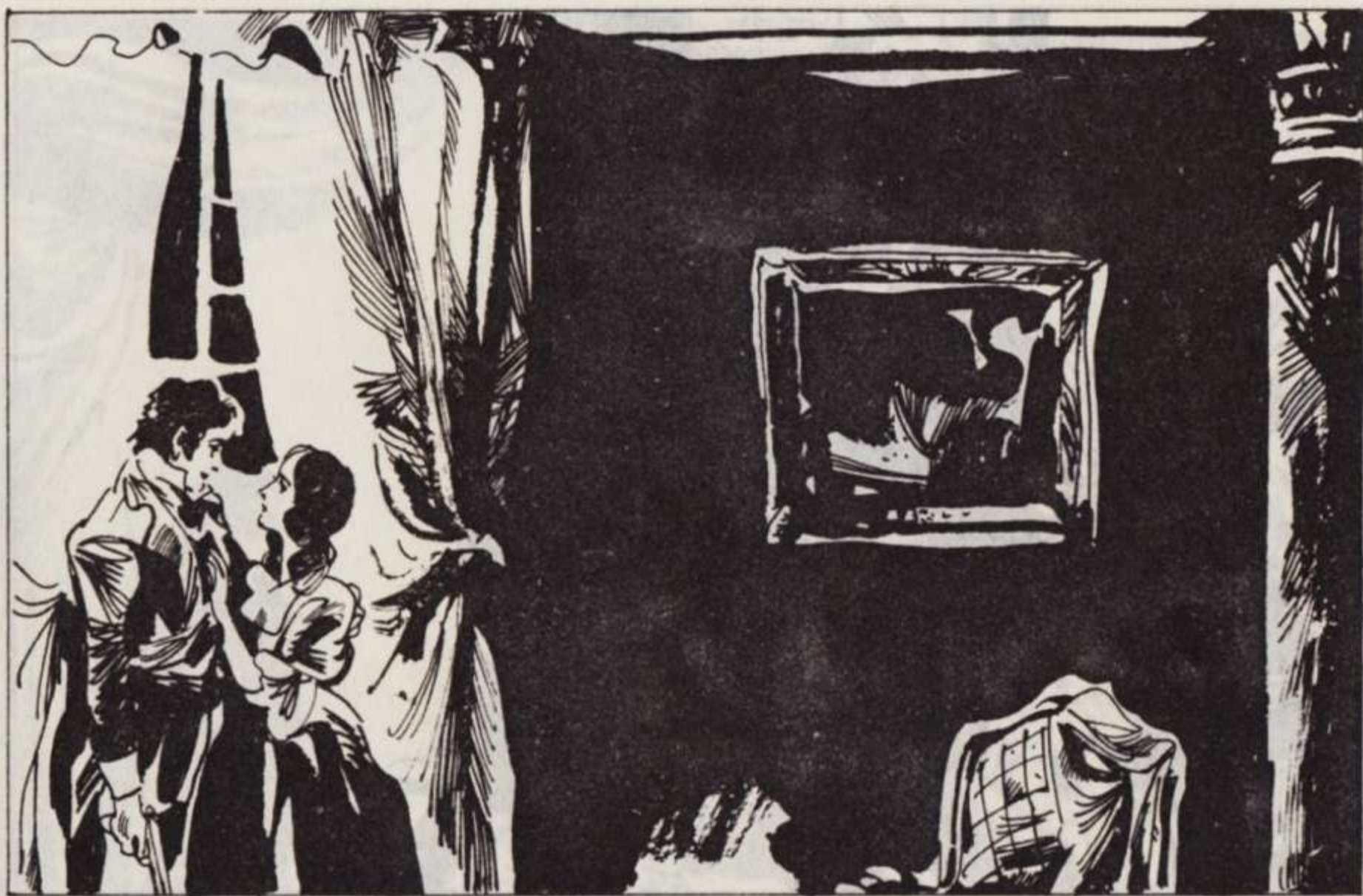
164. “很显然，她这是想断送我！”于连回到阁楼里开始整理行装，嘴里还吹着口哨。他下定决心要走，甚至不给她回信。然而这个明智的决定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万一玛特儿是真诚的呢……”他突然想道。





165. 入夜后的几小时真是难熬！将近十一点，月亮已升起。十二点半，墙上洒满了月光。当时钟敲响一点时，玛特儿的房间还亮着灯。“她一定是疯了！”于连心里说。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





166. 一点过五分，于连把梯子搭在玛特儿窗口下，蹑手蹑脚往上爬去。奇怪的是他并未遭到伏击。当他接近窗口时，窗子无声地打开了。“你来了！”玛特儿万分激动地说，“我注视你的行动，已有一个钟头了……”





167. 第二天，玛特儿没下楼吃晚餐，只是晚上在客厅里露了一面，但根本没瞧于连一眼。接连几天，她对于连十分冷淡，仿佛并不认识他似的。“我已委身给他了！他已拥有摆布我的权利……”玛特儿的心情坏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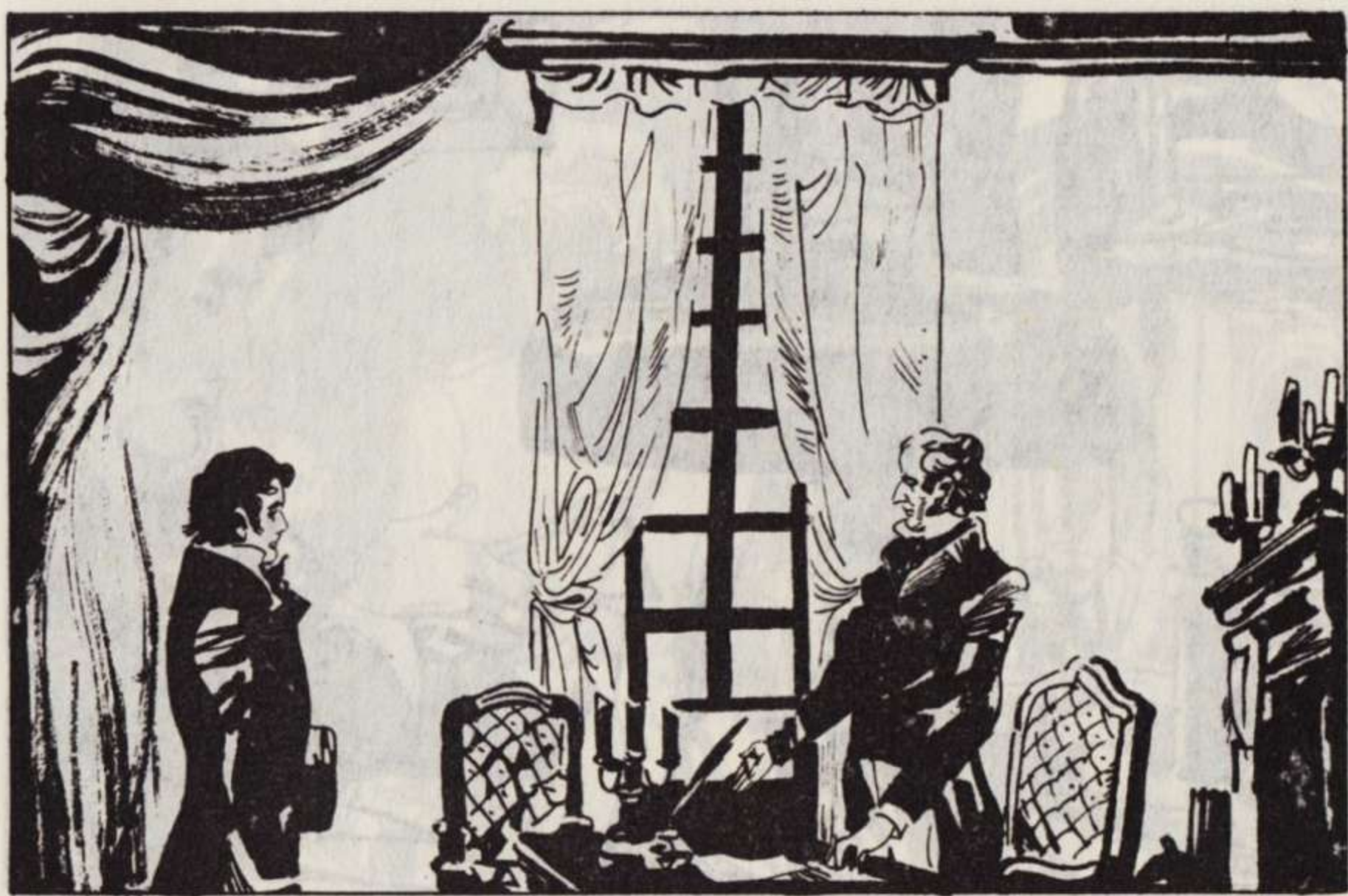
168. 强烈的忧愁折磨着于连。“我从未见她对我这样高傲过。”他想道。这天，玛特儿依旧不理于连。晚餐后，于连紧随在她身后走出餐厅，尽管她表现出明显的不乐意。





169. “怎么，先生，你真的认为对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了吗？”她带着不可抑制的愤怒说。于连呆住了。“我发誓永远保守秘密，并不再和你讲一句话……”于连说完，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转身离去。





170. 于连心里觉得有些异样。几天前，他大概还没有爱上玛特儿。可现在他一想到也许要和玛特儿永远变成对头，甚至不能说一句话，他简直要发疯了！他觉得在这里一天也呆不下去了。他去找侯爵说，决定启程去朗格多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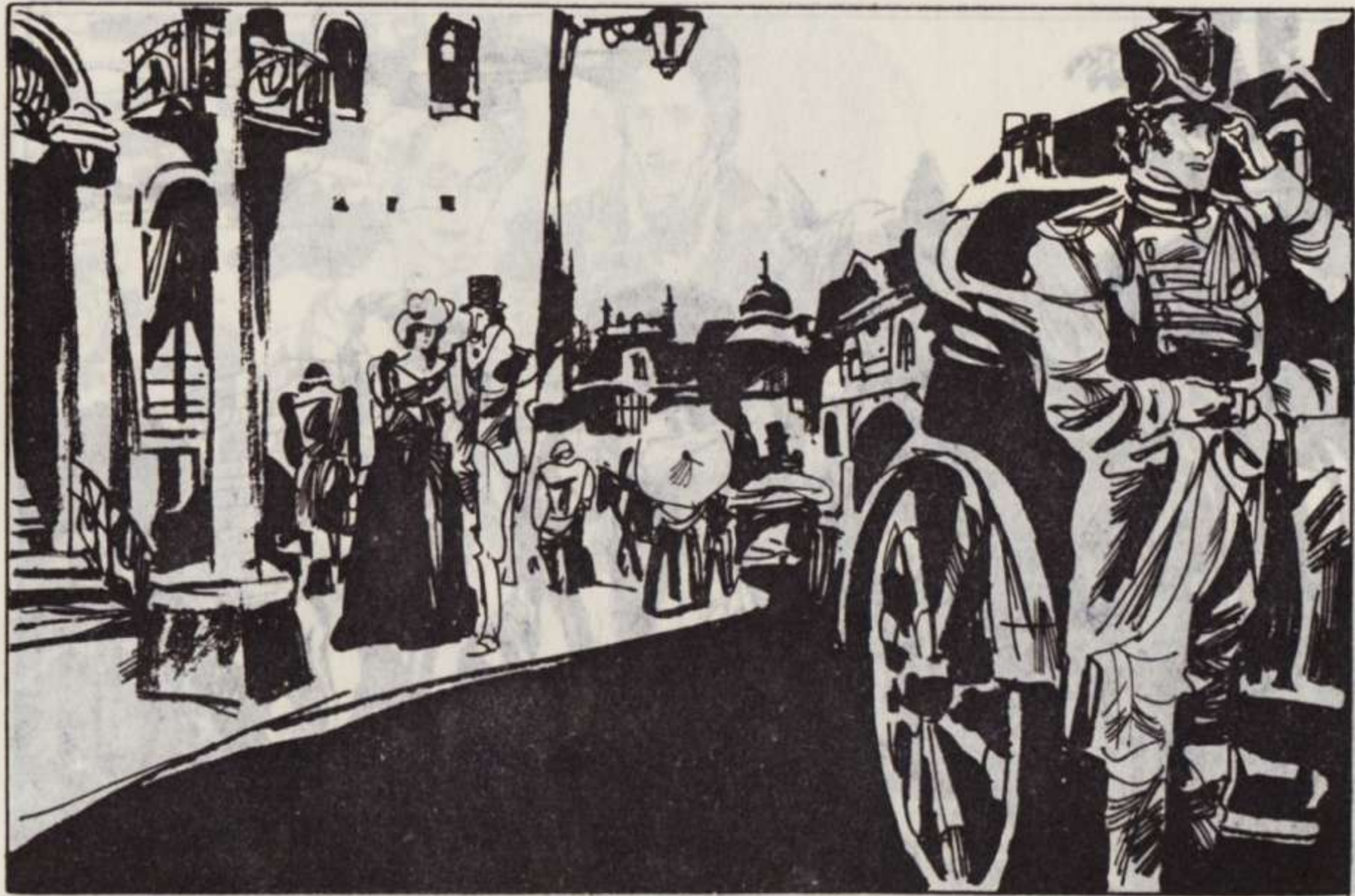
171. 出乎意料，侯爵没有准许。说要他随时准备去北方担任一项重要使命。于连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心情忧郁地想道：“看来我要被囚禁在这里了！怎么办呢？我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商量一下这件事……”





172. 一些天后，于连按照侯爵的吩咐，换上一套旧衣服，随侯爵去参加一个沙龙的聚会。凌晨三点，于连和侯爵回到爵府，把秘密会议的二十页记录压缩成四页。于连依靠他非凡的记忆力，把这四页文件一字不漏地记在心里。





173. 第二天，侯爵把于连带到巴黎远郊的一处神秘的地方，交给他一张化名的通行证。于连奉命去见一位公爵。途中曾有些曲折，好几次被人盯梢，但都被他机智地化险为夷，平安地到达了那位大人物身边。





174.公爵在一家小咖啡馆的密室里接见了于连。于连向公爵背诵了那四页秘密会议的记录。几小时后，公爵和于连再次在这里会面。公爵吩咐于连先去斯特拉斯堡住些天，然后再回巴黎去。





175. 于连绕了个大圈子来到斯特拉斯堡。他成天无所事事，心里摆脱不了对玛特儿的思念，陷入深深的忧郁中。这天，他闷闷不乐地骑马在城外散步，意外地遇到了他在伦敦时结识的俄国朋友柯哈莎夫王子。





176. 于连编了些假名字，把玛特儿的行为和性格向王子描述了一番。王子听后放纵地大笑作了一番评论，然后说：“你天天去看她，同时追求她周围的另一个女人，每天给那个女人写两封情书”临别，王子给了于连六卷抄好的情书。





177. 于连完成了政治使命回到巴黎，开始向德·菲花格元帅夫人献殷勤，每天给她写几封情书。元帅夫人是一个美丽的外国女人，是德·拉·木尔侯爵家的座上宾。德·菲花格元帅娶她一年后就死了。





178.起初，元帅夫人对于连的这种行爲并不在意，只觉得有些好玩。但渐渐，她对他产生了好感，为他那么热情而执着的感情所打动。她给于连写了许多封长信，于连却一封也没拆开看。





179. “归根结蒂，他是一个凡夫俗子。”在于连外出期间，玛特儿已几乎把他忘了，她深深痛悔自己的失足。而当她一见到于连，尤其是于连对元帅夫人的追逐，又改变了她的想法。她对自己说：“象于连这样的人……我若做他的妻子，可以不断地让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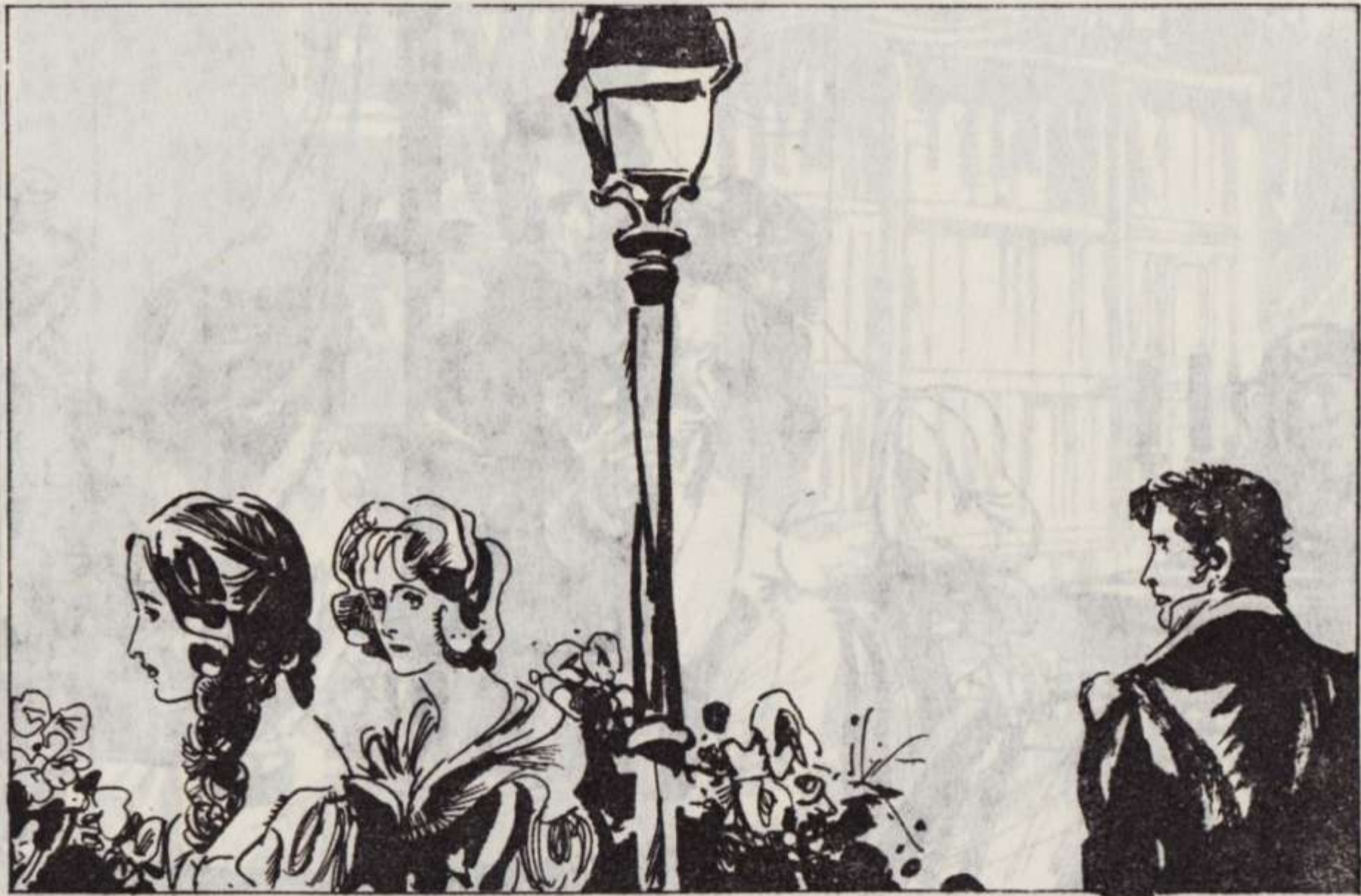


179. “归根结蒂，他是一个凡夫俗子。”在于连外出期间，玛特儿已几乎把他忘了，她深深痛悔自己的失足。而当她一见到于连，尤其是于连对元帅夫人的追逐，又改变了她的想法。她对自己说：“象于连这样的人……我若做他的妻子，可以不断地让人注意，一生绝不致默默无闻。我绝不会象我的表姐妹们时时害怕发生革命……我确信我一定能演个伟大的角色，因为我选择的这个人具有个性和无限的野心……我显然应该嫁给他。”虽然有时她仍会看不起于连，但她又时时会被于连的谈话所吸引，尤其是在他向元帅夫人献殷勤的时候。

玛特儿认为于连现在一定痛苦极了，会向自己作种种解释。她已准备好了怎样回答他。

这天晚餐后，她向于连使了个眼色，走出客厅到了花园里，但于连并没有尾随她一块走，仍眉飞色舞地坐在客厅里向德·菲花格元帅夫人描述莱茵河畔山丘上的古堡和旅途的种种见闻。这使玛特儿嫉妒极了，更煽起了她对于连疯狂的情火。





180. 这些日子，于连也感到很痛苦。他竭力扮演的角色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从侯爵口授他记录的许多信件中，他了解到玛特儿快要和柯西乐侯爵结婚了。他忽然有点内疚，他知道侯爵打算通过女儿和柯西乐侯爵的婚姻，使自己升为公爵，至少，能让



180. 这些日子，于连也感到很痛苦。他竭力扮演的角色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从侯爵口授他记录的许多信件中，他了解到玛特儿快要和柯西乐侯爵结婚了。他忽然有点内疚，他知道侯爵打算通过女儿和柯西乐侯爵的婚姻，使自己升为公爵，至少，能让玛特儿在国王面前有个座位……而自己，竟然对侯爵恩将仇报，去引诱他的女儿……但瞬间，这种道德上的自责便象闪电一般消逝了。他对自己说：

“我，一个平民竟至怜惜起贵族来了……侯爵怎样迅速地在增加他巨大的财富呀！当他在宫廷得知第二天可能政变时，他就会预先卖掉公债券。而我呢，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我有什么权利拒绝已经呈现在我面前的欢乐！”

于连想起了他少年时代所经受的种种屈辱和贵族阶级中那些先生太太们轻蔑的目光，不由得愤慨极了。可当他从各种感情的矛盾斗争中渐渐冷静下来时，他想：“……身世的骄傲，象一座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





181. 这天上午，门房把元帅夫人的信交给于连，刚巧被玛特儿看见了。她抓起信激动地嚷道：“我忍受不了！你完全把我忘记了。先生，你的行为太恶劣了！”于连扶着玛特儿坐下。她呜咽着，几乎昏厥在他的怀里。





182. “我竟被我父亲的一个仆人拒绝了!”想到这里,玛特儿心中的傲气又抬头了。她狂怒地拉开于连办公桌的抽屉,不禁呆住了。“原来如此!”她愤怒地嚷道,“你跟她相好,却又看不起她……你这个一文不值的人,竟敢瞧不起元帅夫人!”





183.突然，她又在于连面前跪下，说：“啊！亲爱的，饶恕我吧，蔑视我吧。但是我求你爱我，没有你的爱情，我活不下去了。”她完全昏厥过去了。于连把她扶到长沙发上。



183.突然，她又在于连面前跪下，说：“啊！亲爱的，饶恕我吧，蔑视我吧。但是我求你爱我，没有你的爱情，我活不下去了。”她完全昏厥过去了。于连把她扶到长沙发上。

过了会儿，玛特儿流着泪说：“你知道，我高傲，这是我的地位造成的，也是我的性格带来的不幸，正因为这样，元帅夫人把你从我这儿夺走了……”玛特儿想看那些信件，但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她慢慢地向于连转过头来。于连对她眼神里那种极度的痛苦惊愕不已。

“我也有傲气啊！”于连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她说，“很可能正因为这傲气，你才对我有过一时的垂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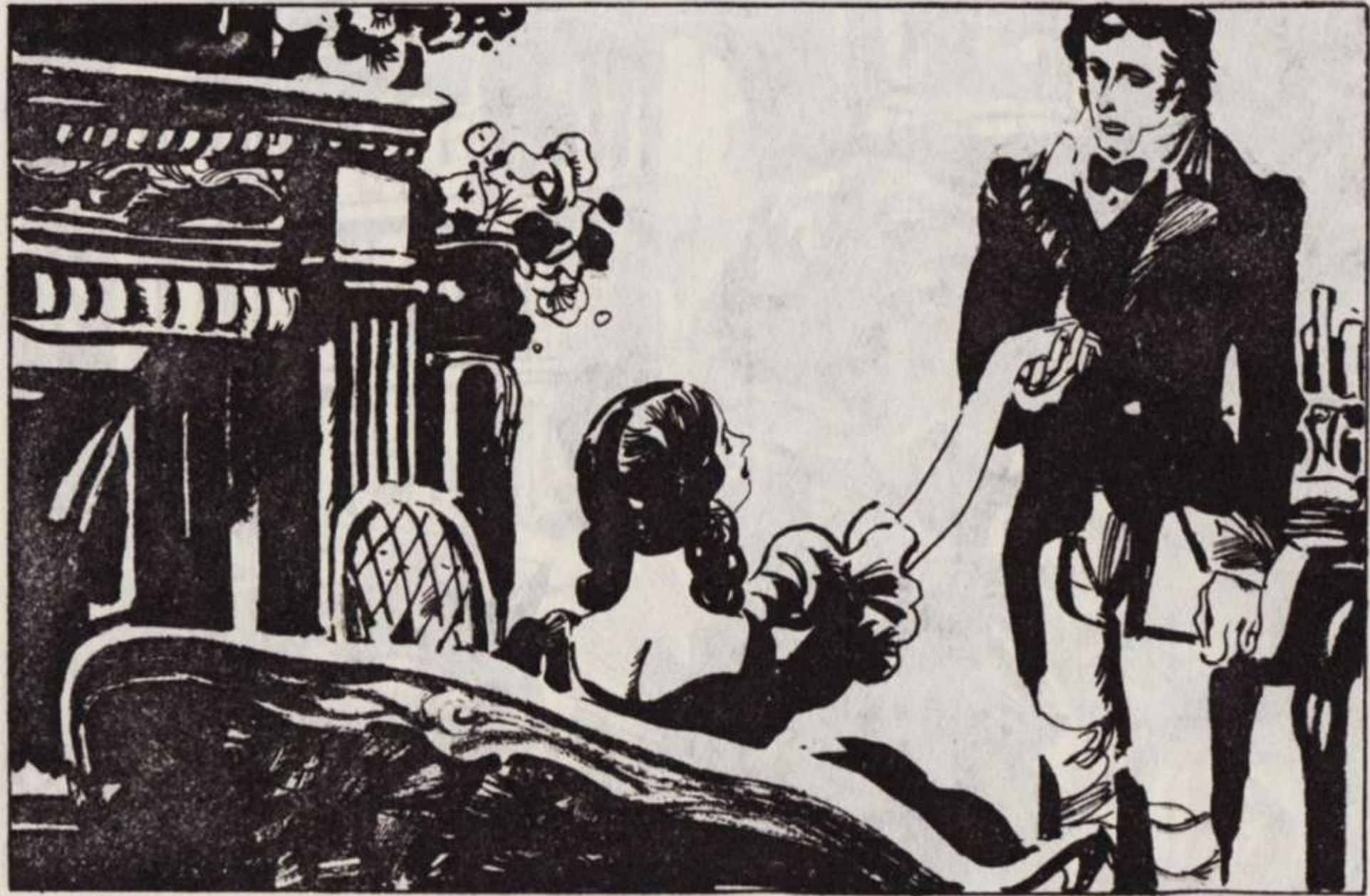
玛特儿凝视着他，他也经受住了这凝视。

“好吧！你给我什么样的保证呢，让我相信你这会儿的态度会保持两天以上？”于连严肃地说。

“我的爱情和你不爱我时我所感到的不幸。”玛特儿说着一把握住于连的手。

他把手抽回来，恭敬地离开了她一点，收好那些信件，用礼貌然而冷漠的口吻说：“德·拉·木尔小姐肯垂恩允许我认真考虑一下这一切吗？”





184. 于连料到第二天上午八点一过,玛特儿肯定会去图书室。所以尽管他内心里情欲在熊熊燃烧,仍捱到九点才去那里。果然,玛特儿已经脸色苍白地坐在长沙发上。她向于连伸过手来。



184. 于连料到第二天上午八点一过,玛特儿肯定会去图书室。所以尽管他内心里情欲在熊熊燃烧,仍捱到九点才去那里。果然,玛特儿已经脸色苍白地坐在长沙发上。她向于连伸过手来。

“我的朋友,你想要保证,”沉默了一会儿,玛特儿说道,“这是对的。让我们私奔吧,我们逃到伦敦去……”

“一旦踏上了去伦敦的道路,有谁向我保证你那时还会爱我。”于连冷峻地说,“障碍并不来自你的社会地位,而是来自你的性格。你能不能向自己保证,你会一连爱我一个星期?”

“这么说来,我根本配不上你了。”玛特儿说着,握住了于连的手。

那一天以及随后的一些日子里,于连巧妙地不让自己极度幸福的感情流露出来,并且常常说些故作严厉的话。他时时提醒自己说:“如果她看出我对她如此钟情,我又会马上失去她的。”

于连的诡计成功了。玛特儿完全被他征服了,几乎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而对别人,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高傲。不久,她怀了孕。





185. 玛特儿给父亲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正式提出要和于连结婚，并坦率地承认是自己主动引诱了于连。于连被侯爵叫去痛骂了一顿。于连不动声色地大段引用《伪君子》中的台词，证明自己并没有过失。





186. 第二天，于连便寄住到彼拉神父那里去了。在这里，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玛特儿。彼拉神父很快就成了玛特儿最得力的同盟者，他多次力图使侯爵相信，除了正式举行婚礼，任何别的办法在天主眼里都是一种罪过。





187. 玛特儿毫不动摇地逼迫父亲同意她和于连结婚。出于对女儿的宠爱，也考虑到于连可能有的远大前程，侯爵让了步。他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这是为于连·索黑尔·德·拉·伟业骑士办的一张驃



187. 玛特儿毫不动摇地逼迫父亲同意她和于连结婚。出于对女儿的宠爱，也考虑到于连可能有的远大前程，侯爵让了步。他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这是为于连·索黑尔·德·拉·伟业骑士办的一张骠骑兵中尉的委任状。不要违反我的意志，也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让他二十四小时后动身去斯特拉斯堡报到。这是一张取款的支票，给你的于连。听我的话，我还不了解你的于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而你也一样，你知道得比我更少。让他立刻走。再过半个月，我就会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

这封信使玛特儿感到很惊异。父亲竟说她不了解于连，这使她陷入了沉思。她决定服从。

这天晚上，玛特儿把侯爵的决定告诉于连。于连不禁一阵狂喜，但很快恢复了他那冷漠而高傲的态度。他心中暗想：“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功劳。我懂得怎样叫这些傲慢的魔鬼爱我！……她的父亲没有我不能生活，而她没有我也不能生活。”

于连觉得他的野心就要开始实现了。





188. 几天后，新来的骠骑兵中尉德·拉·伟业骑士骑着价值六千法郎的阿尔萨斯马，以他出色的表现很快赢得了同僚们的尊敬。同时，于连给维立叶尔的西朗神父汇去五百法郎，要他用这笔钱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189. 于连陶醉在野心之中。刚当上两天中尉，他就盘算着，为了在三十岁时能成为一个将军，他必须在二十三岁时获得高于中尉的军衔。他心中充满了对荣誉的渴慕。





190.正当于连踌躇满志之时，他收到了玛特儿派专人送来的一封信：“一切都完了。尽快赶回来。在花园小侧门旁一辆出租马车里等我……一切都完了。我担心事情已无可挽回。相信我，你会看到我的忠贞和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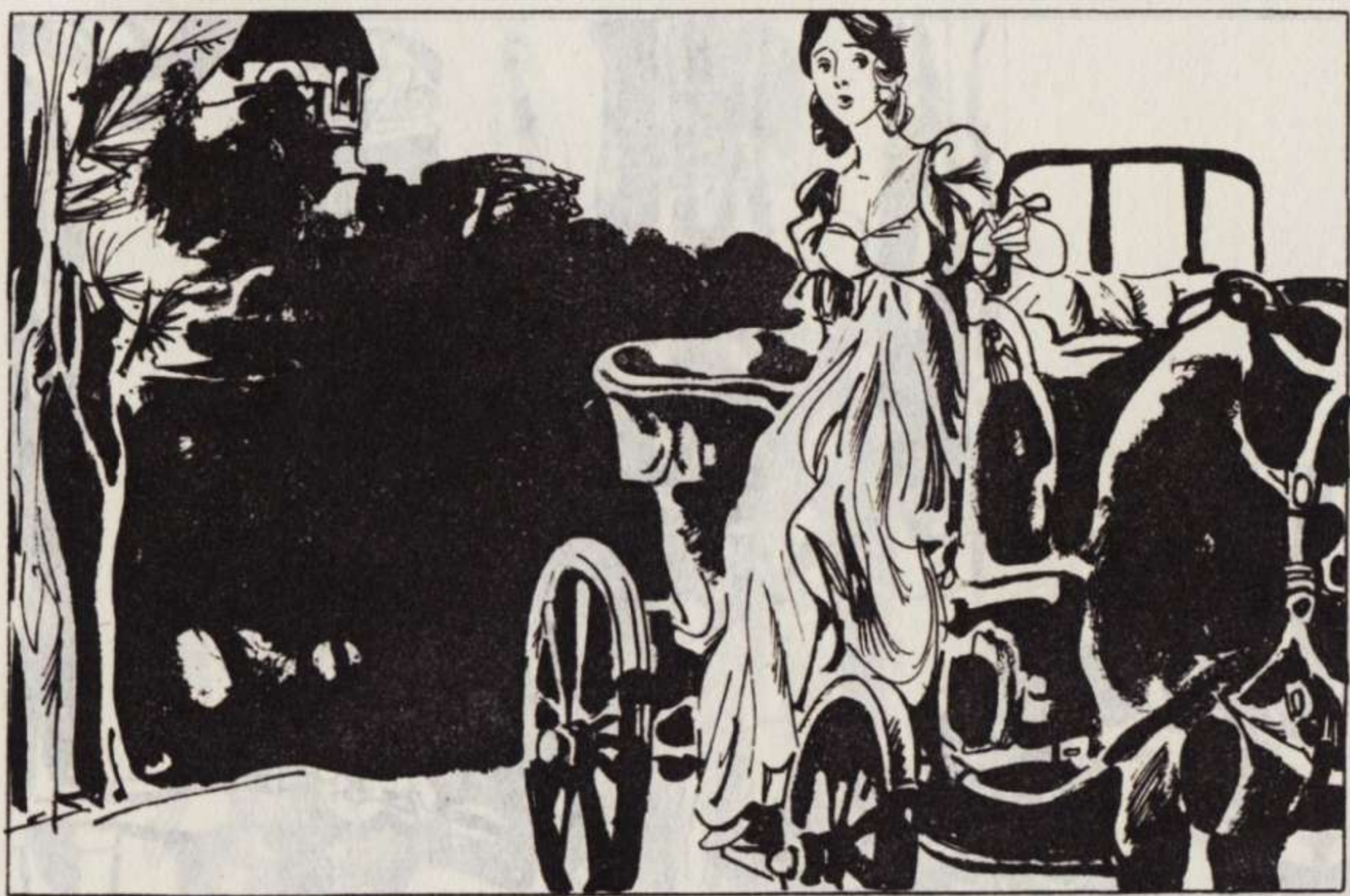
191. 于连获得长官的准许，立即从斯特拉斯堡出发，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到达指定地点。门已打开，只一瞬间，玛特儿已投入他的怀抱。玛特儿拿出德·瑞那夫人写给侯爵的信给于连看。





192. “……这个贫穷而贪婪的人，正是使用最老练的伪善，千方百计引诱最有支配力量的女人，来替自己谋取地位，改变身份……”于连确认，这封被泪水浸湿得模糊不清的长信，确实是德·瑞那夫人的字迹。





193. “我对德·拉·木尔先生无可指责。他是公正而谨慎的。哪个父亲会愿意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再见吧！”于连说完，跑下马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194. 于连直奔维立叶尔而去。在一个星期天上午，他进了维立叶尔一家武器店，买下两支手枪。店老板对于连竭尽恭维。于连的发迹，已成为这座小城的特大新闻。





195. 弥撒开始了。于连走进教堂，看见德·瑞那夫人正虔诚地在祷告。见到这个曾经那么热烈地爱过自己的女人，于连的手臂颤栗起来。“我不能！”他默默地对自己说道：“真的，我不能！”





196. 这时候，德·瑞那夫人低下头去。披巾的皱折遮住了她的头。于连已不那么清晰地认出是她了。他端起手枪朝她开了一枪，没有命中。他又开了第二枪，她倒下了。





197. 于连僵立着，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他缓慢地跟在混乱的人群后面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突然被绊了一下，跌倒了。一个警察扼住了他的脖颈。他本能地想去掏手枪，又一个警察上来抓住了他的手臂。





198. 德·瑞那夫人并没有死，子弹只打中了她的肩膀。自从忏悔神父强迫她写了那封信，她倒真诚地希望能一死了之。外科医生刚离开，她就吩咐爱利沙送钱去给狱卒，以免于连受到虐待。





199. 于连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在一家武器店里买了手枪，而且叫老板装好。刑法第一千三百四十二条写得明明白白，我理当判处死刑。我在等待着死刑。”只是当他从狱卒那里听说德·瑞那夫人还活着时，不由得哭了。





200. 于连寄出给玛特儿的信后，心想：“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要做的事了！”但有时他又会想：“我在这监狱里是孤独的，但在地球上并不孤独……我已经尽到了我为自己规定的责任，这责任好比一根树干，在风暴中我可以依靠，我动摇过……但我并没有被风暴卷去。”





201. 判决的日子到了。好几天来，所有客店都住满了全省各地来的人。还有人沿街叫卖于连的肖像。于连此刻格外平静，心中只有一种感情，便是对那些幻想他能够不被判死刑的人们所寄予的怜悯。





202. 这天他看起来似乎还不到二十岁。他穿戴十分普通，却有一种优雅的风度。他刚在被告席上坐下，就听见周围发出了一片惊叹：“天主啊！他多么年轻！……还是个孩子呀！比他的像片漂亮得多！……”





203. 代理检察长故意夸张于连所犯罪行的野蛮程度。于连注意到，公众表露出强烈的反对情绪，显然对他寄予同情。渐渐地，他心中的冷漠开始消失，心想：“公众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坏。”





204. 当审判长作总结时，响起了子夜的钟声。审判长只好暂时停下来。全场鸦雀无声。

“这钟声宣布了我最后一天的开始。”直到这时，于连还拿定主意一言不发。可当审判长问他是否有话要补充时，他忽然站起



204. 当审判长作总结时，响起了子夜的钟声。审判长只好暂时停下来。全场鸦雀无声。

“这钟声宣布了我最后一天的开始。”直到这时，于连还拿定主意一言不发。可当审判长问他是否有话要补充时，他忽然站起来说道：“……先生们，我没有荣耀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知道我是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于奋起反抗罢了。

“我不向你们请求任何恩惠，毫不幻想……我的罪行是残暴的，而且是蓄谋的，因此我是应该定死罪的。但是，陪审官先生们，即使我的罪没有这样重大，我知道也有许多人决不会因我年轻而怜惜我，他们希望惩罚我，借我来惩戒一般青年——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了运气，稍受教育，而敢于混迹于贵人们所谓的上流社会的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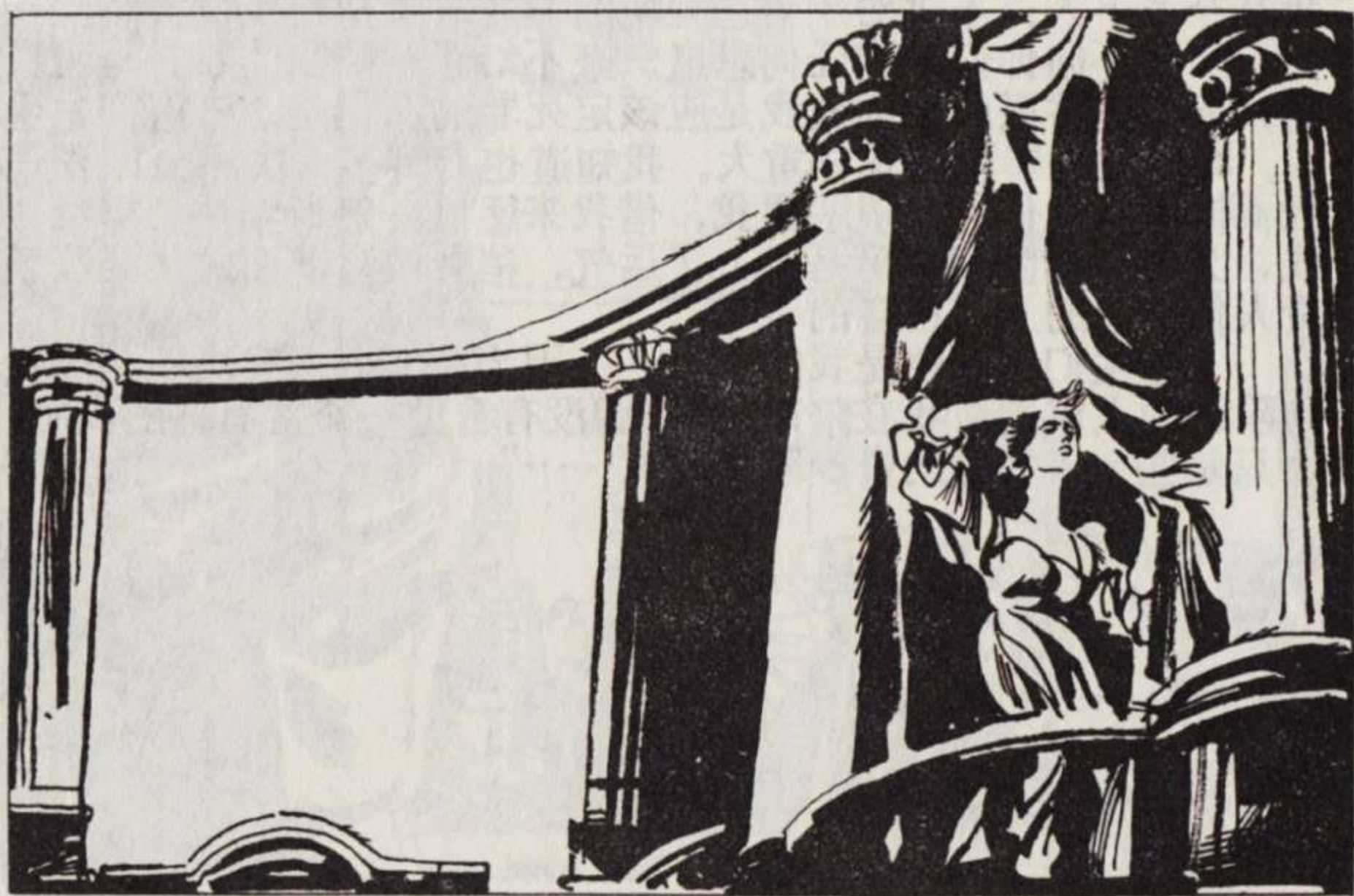
“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罪行……因为事实上，我决不是被我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席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些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





205. 于连讲了足足二十分钟，女人们个个泪如雨下。一点钟时，陪审官们退庭合议去了。最后，哇列诺男爵代表陪审团宣布说，于连·索黑尔犯了杀人罪，而且是蓄意谋杀，必须处以死刑。然后由审判长宣读判决书。





206. 于连看了下手表。这时，正是两点一刻。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一声惨叫。周围的女人全都哭出声来。于连看见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峨特式方柱上面的小楼厢。他后来才知道，玛特儿躲藏在那里面。





207. 于连得悉就要行刑的那天，天气好极了。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到心旷神怡，好象远航归来登上陆地散步时一样。他勉励自己说：“好啊，一切都很好！我并不缺乏勇气。”他那颗即将落地的头颅里，从未象此刻这样充满诗兴。





208. 一切进行得简单得体。于连临刑时，表现得十分坦然。前两天，他曾对福格说：“会激动吗，我不敢保证。但绝不会害怕。他们休想看到我的脸会变色。”





209. 于连死了的这天晚上，福格独自守在高价买回来的朋友的尸体旁。忽然，他看见玛特儿走了进来。他觉得十分吃惊，因为几小时之前，他把她留在了贝尚松十里以外的地方。“我要看他。”玛特儿说。





210. 福格把眼睛转向别处。他听到玛特儿急促地在屋里走动。她点燃了几支蜡烛。当他有勇气再看她时，玛特儿已经把于连的头颅放在一张大理石小桌上，站在桌前吻那前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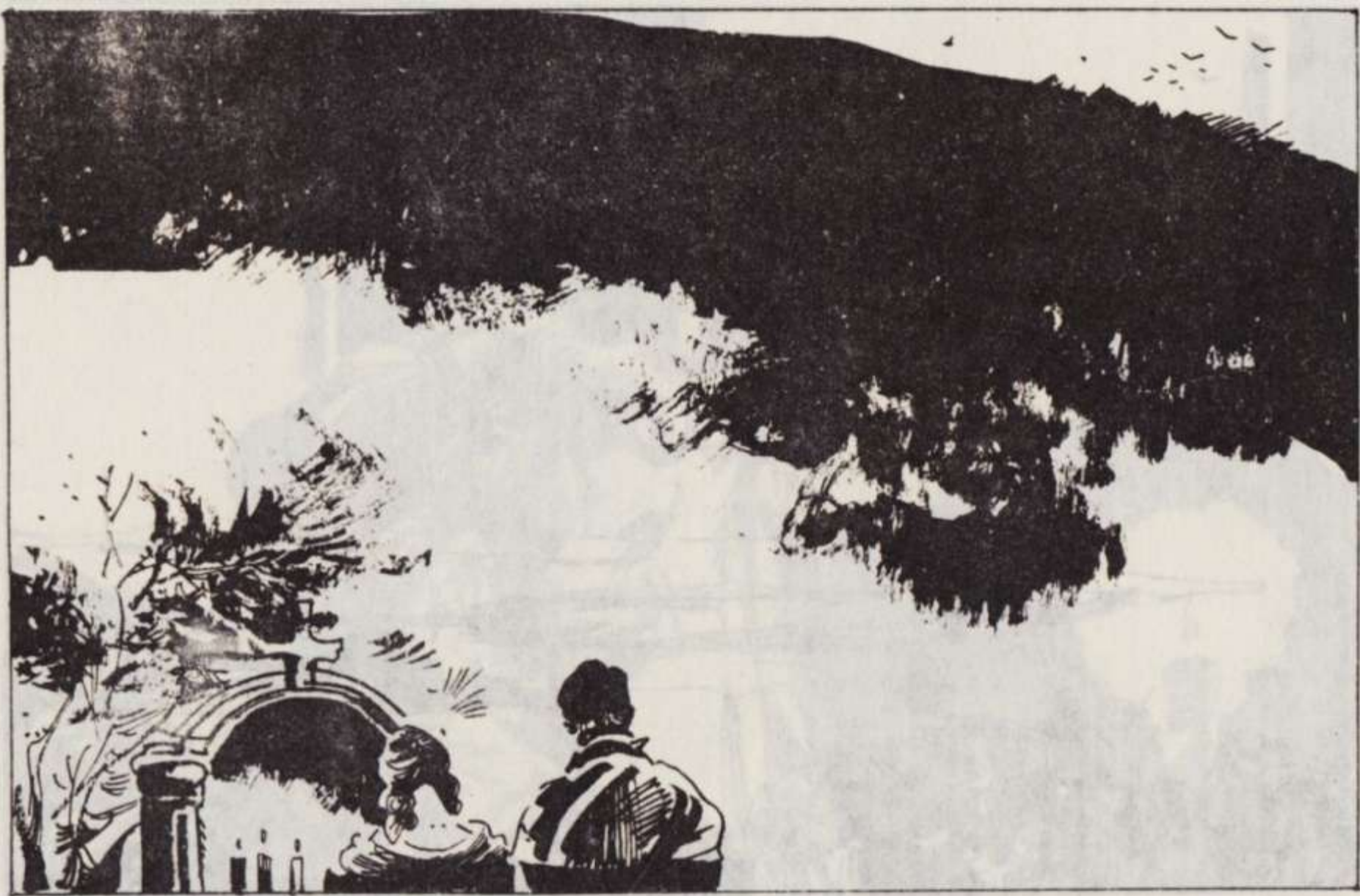
211. 一辆披着黑纱的马车随着出葬的行列缓缓行走着。除了福格，没有人知道车里坐着的就是玛特儿，于连的头颅，就放在她的膝盖上。





212. 在于连生前指定的那座俯瞰维立叶尔的高山上的小山洞里，教士们开始做安葬前的祈祷。玛特儿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间，向那些沿途跟随上山来看热闹的居民们抛撒了数千枚银币。





213. 祈祷毕，玛特儿独自同福格留下来，她要亲手埋葬于连的头颅。她用巨款买来了意大利的大理石雕刻，把这荒野的山洞，装饰得十分庄严而气派。





214. 德·瑞那夫人忠实于她对于连的诺言，没有用任何方法自寻短见。但是，在于连死后三天，她抱吻了她的儿子，然后悄悄离开了这个世界。



## 世界文学名著 (连环画)

## 第四册

出版者: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武林路125号)

发行者: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者: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三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875

印 数: 55,001-188,000

统一书号: 7156·10

ISBN 7—5340—0003—3/G·4

198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定 价: 3.30元





**连盟制作 谢绝转载**